



戴剡源先生文集目錄

卷之六  
記

杭州祐聖觀記

婺源羊鬪嶺施水菴記

重建瑞龍威德寺記

邢州秀野堂記

徐氏報恩閣記

此樂堂記

冰雪相看之居記

第叁冊

晚香堂記  
先天觀記  
虛室記

卷之七

序

春秋法度編序

通鑑寤辯序

讀易蠱測序

左氏窺班序

于景龍註朱氏小學書序

陸宣公奏議精要序

汴畧序

急就篇註釋補遺自序

左氏蒙求序

伍典蒙求序

昌國應君類書蒙求序

奇童烈女寶鑑序

程宗旦古詩編序

趙子昂詩文集序

尚書小傳序

天原發微序

先天圖義序

老子原昔序

王伯善農書序

禮部韻語序

齊東野語序

卷之八

序

潘可大孫子釋文序

大學中庸孝經諸書集解音釋序

仇仁近詩序

初寮王先生摘稿序

方使君詩序

桐江詩集序

周公謹弁陽詩序

張仲實文編序

趙君理遺文序

陳無逸詩序

李時可詩序

胡天放詩序

張君信詩序

張仲實詩序

白廷玉詩序

陳季淵詩序

卷之九

序

湯子文詩序

陳晦父詩序

洪潛甫詩序

許長卿詩序

李元觀詩序

董叔輝詩序

趙生詩序

國南仲詩後序

長汀和漁歌序

朱伊叟詩序

劉仲寬詩序

方端叟詩序

吳僧崇古師詩序

圓至師詩文集序

魁師詩序

珣上人刪詩序

珣上人再刪詩序

余景游樂府編序

王德玉樂府倡卷小序

戴剡源先生文集卷之六

四明戴表元帥初

記

杭州祐聖觀記

祐聖觀在杭州城東隅宋淳熙三年丙申歲所創也  
越再乙未當皇元之元貞元年今灵妙貞常崇教法  
師王君壽衍被璽書之寵來領觀事始至睹營繕事  
劇即勤勵自尅完闕飭廢不期日績望大孚迺從遺  
老搜問故實而紀載之詳泯然無聞衆愕然而作曰  
噫茲寧非闕歟蓋觀之地舊有明遠樓者阜陵常讀

書其間後移為觀以崇奉祐聖香火為百姓祈福仍  
賜今額以道士仇君安一主之然館廡徒具而資糧  
不充屬杭尹若漕呂時嘗經紀之而已又後壽成后  
許以遺命撥眷田二十餘頃之隸仁和臨平者歸觀  
慶元四年戊午觀始有產籍既而端平元年甲午有  
栖霞何氏一區之山林淳祐三年癸卯有錢塘界田  
原園麓二十餘畝俱以恩澤得之然後化者有歸而  
食用無乏嘉熙元年丁酉夏民庠火觀遂延燬籍有  
司之力期歲復舊至元十七年庚辰冬復燬惟門臺  
及陸君宗補虛白齋存焉於是陸君竭囊索躬畚鍤

晝夜興葺大人長者聞聲響應時則有若平章政事  
游公顯財賦副提管張公顯援助為多荆榛九櫟中  
百礎齊築工殫力疲而法師遠來若素後繪若耕終  
畝凡陸之規脩廊崇殿叢房複宇罔弗周舉最後乃  
架方丈室丹書絡連簪裳游棲薰脩有懋朝展有次  
歲時朔望群瞻輦趨琅璈之音檀沉之氛風行雨渟  
灵擘神槩陰醫閃爍鬼鬼乎信藩都之勝觀僊真之  
珍宅也夫由曩之創則重勞由今之繼則信善誠盡  
亟圖之以傳信勸遠爰相與斲石來請文余惟神道  
設教所從來久矣而是觀韜藏俛仰於百有餘年之

間名字若存若亡主者自仇君後且十七易及今始  
遭遇其時而興又造得其人而盛是殆非苟然者然  
古之至人常以道超世不以世溷道跡其天游神運  
逍遙揮斥自當渺八荒為一室閱千紀如一息去留  
伸縮無不如意而暇計較于區區名跡之短長乎惟  
至于有生之必有寄有寄之必欲安且久維甚曠達  
誰能忘之此紀述之所以不可廢也因不辭而為文  
俾刻之

婺源羊鬪嶺施水庵記

徽之山由閩出其綿連東行千委萬折將舒而為婺

源也五嶺截烏氣雄形深脩峭阻向其塗為三吳  
百越商旅之所必經加以霾霧暑潦風雪之蒸薄蒙  
冒前無停居後無行群則螫虫惡獸異物隱見駭惑  
不可睥睨往來者得以為病有土人洪君覺震當五  
嶺之中羊鬪嶺者躬刊築之勞創精庐若干楹以  
休行人之艱憊又烹汲茗飲以沃其渴煩既之惧功  
惠之不既為捐稼田為畝者五圃地為步者二千一  
百六十使學道者徒守而居之於是人之有役於婺  
源者如無五嶺之險焉余嘗見世儒非楊墨氏楊之  
持已豎墨之徇人廣而要其終俱不能以無弊居洪



君之不憚疲其躬以濟物不近於墨氏之道者耶而人何由非之蓋當先王時斯民之行者雖累千百驛山不逢虎兕水不憂蛟龍疑也有鑄之以象迷也有指之以車阻也有達之以節勞也有止之以舍飢也有輸之以食使洪君生於其間雖欲行墨之道如今之為其何所施乎然若是者世必有貞儒能為之頌諸君談何容易而洪君之事近在目睫不可以不紀其始使來者姑有致也五嶺於婺源為著其外有回嶺彌險前是洪君既嘗序之因附書焉大德五年歲在辛丑八月既望

重建瑞龍威德寺記

信多名山尤名者往、浮屠氏居之有居貴溪之瑞龍山者曰威德寺相傳天將雨即有雲氣蒙、然吐其上旱歲有司為壇埤請輒應由是以瑞龍名山而寺額取神靈潤澤之義如所稱寺蓋為民而設非尋常室土木聚緇褐而已然郡志於貴溪載威惠寺縣志併載寺田五百五畝而皆不詳其所起惟僧家以為時馬祖禪師實始開築寺久且廢田歸豪家雩禱之宗亦少而瑞龍為空山矣迺至正己丑歲今天寧主僧妙薰自鉛山西林歸道塗所經日悟心動會

詔旨許所在興葺廢寺有侵疆匿產者詰其罪於是夷荒發堅塢良役能凡經營六年門臺廊廡堂寢房帑泊諸莊嚴像飾之制靡不完麗登錫往來鍾奠朝昏儼然與承平梵宇無異此一瑞龍山也以昔烏廢之之易而今烏復之之亟何居是不繫其人乎萬家之邑百里之城視一寺為大也居其位而不治其事問之則曰吾志非不及此權不得獨為也今夫妙薰師為之不因其素治之不當其仕謀興于邂逅功成於吐嗟劬躬悴心先施其勞而後食之及既去來天寧則以授其徒之嘗同宣力者廣燈廣授廣猷大臨

陌班荆從容問勞父老禽鳥往來花竹左右一時功名經濟之懷收捲淨盡平生交遊故舊聞堂成而落之烹羊羔糝伏雌彈鋏擊筑醉舞起和而歌噫鳴於

是公因楊解張老進祝舉過庭之異聞脩飲鄉之旅語雍、乎于、乎其尚友溫國徵名洛園而徜徉於秀野也然乎豈不然乎成父之材之能仕余所聞而知也抑成父有所受之而然而余之知猶未盡也士何用專以材得名亦何用以能仕為材成父頌斯堂之名而常自省焉

人道之至親無踰於父由父之親而類之凡父之同  
父皆父也皆父則皆親然先王制禮獨許為父廟而  
諸父不廟者尊各有所專也皆親以順其情獨尊以  
嚴其義而禮始行又當其時生閭里死族塋服盡者  
舉同爨之總屬遠者預四宗之祭想見世家族聚雖  
百代可以不散而况群從尚近之親乎後世宗法先  
懷人無貴賤以折居異產為俗以第五倫之賢而愛  
衰于兄子謝太傅之義而哀廢于期功他何望哉弋  
陽徐君覺民嘗為予道其伯父息齋公之事徐氏初  
以儒儉起家迨覺民之生十一年而喪其所天思齋

崇弱等使次第補其處行藏進退從容治辦豈不聳  
然異于人哉師字少白閩儒家黃氏子寺成之九年  
遂來索文為記因為畧叙本末若證驗文牘傾助氏  
名它石具焉

刑州秀野堂記

刑臺王成父自其先大夫築秀野之堂於所居之里  
泊成父長成而能仕以材選佐使江南乃及與余交  
而問記於余余嘉其意不得辭則本故實據古昔為  
成父講之先王之時人無不農凡操耒耜服稼穡者  
通謂之野人人人皆農而何以治之於農之中擇其

秀者以齒于學以錄于鄉以勺于朝其尤秀者為大  
夫為卿為公而通謂之君子孟子所謂非君子莫治  
野人非野人莫養君子以其別也漢始以秀才名科  
然亦不廢力田孝弟諸目自是有公府辟召自是有  
九品中正其所取之人載在史冊往由草野得之  
非皆綸巾羽扇唾壺塵尾以清流自命也科舉任子  
興然後一切鄙農不為余之少時身預斯弊中原風  
俗固非江南可比三河尤為豪傑義士窟宅想見王  
大夫名成行尊倦游東歸有意於斯堂而營之也神  
馳太行之飛雲目遡漳河之流泉下車舒徐巡按所

公撫之猶子也為之督業為之聘師為之典衣鬻田  
以供其費比長為之通名于鄉先生謝禮部張教授  
之門以盡其藝成而科舉廢公亦與世辭矣於是  
覺民兄弟既葬公于里之杉木原有司上其名而官  
之遂教授信州再轉尤溪遂昌主簿而家且日肥覺  
民曰吾微伯父之賜不至是圖所以寄其慕思者杉  
木原之旁不半里有寺名中山乃於寺東偏剝飛閣  
三間嚴像設潔龕几室鼓鐘割上肥田十畝以予僧  
俾諱日以其禮祠之而聽徐氏子孫會祭閣成扁曰  
報恩夫其何足言報抑聊以志不忘焉耳如是既定

覺民不自安以問于余，曰：此雖非先王之禮而猶先王之意也。不然，儒家者力既不能置宗法又不許備廟人，各親其祔世，愈遠其祖而覺民之一再傳不復知有思齊公矣。覺民其忍乎？君子于此不惟當姑許之，又當獎成之，使為尊者知恤其卑之有報，為子姪者知不遺其旁親之為美於以扶人倫勸世俗，宜非小補閣扁某公參領所書其割田件目，初閣月日載在祖藉，此記者宜不著。

此樂堂記

弋陽徐覺民為左溪主簿時，太夫人年適七十，覺民

歸而率其子弟諸孫奉觴為壽，懽如也。頽舊堂，頗迫隘，明年因其後隅闢而新之，為个五為楹十二，魁深廓，方有翼有容，遂取白樂天對酒詩中語名其額，曰：此樂堂。而不鄙屬余曰：頽有記，余惟天下之樂出于力，營勢致者莫不皆有淺深豐約之不齊，而惟奉親之樂得于中心之城，然不以貴加，不以窶指，迨乎情真事愜，遠無抵牾，則單門素士之養，或有王公卿相之所不及，樂天名位自不為甚高，其清才至性發于歡暢形于歌詩，鏗鏘膾炙，輶人齒頰，覺民有羨于此，而取焉無所不可，抑區區之論以為覺民似不必甚。

羨于樂天今樂天在固將求為覺民而不可得也何以言之樂天奉母時家貧俸薄嘗從禁林乞兼京兆戶曹叅軍以便養淒涼酸楚聞者憐之後來祿食稍充居饒園池樂備絲竹則其樂日與賓游僮伎共之而不及親矣新井之篇為母受惡一斥司馬再遷分司逃諛畏訛浮沉終身與之門清祚薄子息稀絕晚節寂寞自同枯禪而何樂之言乎今吾覺民官雖淺足以行志居雖僻足以全貞進無簡書之憂退有山林之安而太夫人自其盛年秉節勵操勞動之獲積成豐餘貞烈之苦舒為康怡歲時晨昏問安展慶絲

衣盈前含飴擁後意動而甘昔具頤指而供張給計人生居處承順之悅一一無所虧缺豈惟樂天愧之將世之凡為人子者舉頤為覺民此樂而不可得也古者朋友比兄弟之意得登堂拜母覺民於余不可辭迺次第所欲陳之云云以先之而因以為記

冰雪相看之居記

吳成季法師之居在京師崇真宮客有疑于冰雪相看者云者以問之其人意之曰法師厭紛囂羞溷濁姑有取於天地間清物以為洗心盪目之玩焉耳何疑乎其人之群有學道者聞其人之說呀然而笑曰噫

是以世議相短長可也烏足以盡達人之云云哉且  
子以為冰雪者孰為之日氣為之日氣孰為之日水  
為之日水盈於天地間為雲為雨為霜露之屬皆是  
也而得為冰雪固少今得為冰雪而可常一玩之乎  
曰冰雪之可玩者以其為水之變而愈清者也日水  
變為冰雪而愈清不曰冰雪為變而為水乎蓋嘗靜  
而思之冰雪者水之迹水者天地之迹天地者太虛  
之迹太虛者氣之迹人以其迹與太虛之迹相摩不  
啻百千萬塵之一息其偶然得氣之清而能以功言  
行業著稱於時而起異於流輩者亦猶水之偶變而

為冰雪也名成志就得其憑依享之長年而有後者  
冰雪之近於人而收藏稍久者也俯仰雖不愧于幽  
明而憂讒畏訛名不能終全志不得盡遂者冰雪之  
難成而頃更幻滅者也全貞守素深潛不市以自善  
其道冰雪之處于空林邃谷而無斧斤之戕風日之  
燠者也然是數者皆不能不化雖不能不化而其為  
冰雪之清氣長在也抑其說何止于是吾遊於世而  
知夫人之可貪可慕者無如權貨勢祿大之英雄豪  
傑之所必爭而小之不免為愚夫愚婦之所共惑當  
其疾趨而求重閭而高莫不以為難致之珍不拔之

業而由我觀之經於吾前而不留於吾目蕭然冰雪之不若也故冰雪一也有化之於迹有化之於無迹有迹之化吾前之說也無迹之化吾後之說也吾常見儒者不涉吾道家門戶以為恍惚怪誕故其事難為言吾道家所居有瓊林珠玉雕飾夏暑不能使之暄冬寒不能使之凍窮其飛騰變幻絕跡之觀希世之須何境不可遺何求不可獲而况區區冰雪之玩欲有即有欲無即無乎而公等何以疑之於是容與其人者駭嘆愧謝知世外之學果有所未盡也托余述之而文之以為記

晚香堂記

番陽樵隱吳君作新堂於壽樞山所居之西偏種菊其間而名曰晚香其子法師與余遊以書來屬為記蓋當其時公之年與夫人之壽皆七十法師自禁林得請歸奉觴稱慶朝廷之近臣江湖之名儒凡能文詞墨翰者俱有餞贈以相褒美誇嘆華編魏榜照耀山谷文軒貴驛震動行跡以人情論之意亦可以娛遲慕暢憂鬱而不愧於其名矣法師曰不然吾家居壽樞山幾餘二百年自樵隱公以上世有厚德不戚戚以居不汲汲以趨方番陽盛時朝朱暮紫東印西



組無人寧蹤而樵隱公處之怡然及今銓改舉罷驅  
馳之事盡息而吾樵隱公恬然猶前日也頃作一區  
之宅以避寒暑燥燠前有清泉盤石之觀後有脩篁  
茂樾之美行豆觴業誦絃於其中已不啻足必於耳  
目歎有所增益將世情何物不可願而獨取夫菊殆  
微懷淡泊偶自相合耳而何他說之云乎嗟夫物之  
無情不如人之有欲自垂髫以至皓首余見富貴家  
多矣名園甲第迂奇花構恠植千金之資萬夫之力  
聘致惟恐不亟裝飾惟恐不侈歌鐘未休老憊且至  
幸又有賢子孫扶持之僅一猶可自保此不待遠取

而知也而吳氏隱真盤薄停畜至於二百年之久可  
謂晚甚猶徐行廉取如是天豈不愈念之而士大夫  
聞晚香之風亦可爽然動心我為記

先天觀記

信之龍虎山以僊著學仙者附之而居枝牽葉聒不  
可勝數也曾貫翁作先天觀於其山之南後晁後地  
最僻境最勝其初也人皆疑之終也人皆奇之貫翁  
曰噫嘻吾何意子是乎哉蓋吾生而畸孤年未衰而  
倦遊交雜多而寡諧以為既不願有求於世徒得數  
弓之宅一夫之田奉吾師香火而休焉已不趨足願

便近地不可得會有以山麓售喜而負之則樵者捫  
岩而蘇耕者笑林而奮其艱且勞如是而何以為居  
然不敢決焉捨去為之盡力攀陟一晷忽然而堂皇  
開突然而輔衛立問其名若仙人岡塵山臺山應天  
山之屬平時想像於烟嵐渺沒間者一一近在目睫  
心不能無動遂乃銖累寸葺自經始于庚寅明年辛  
卯精廡成又明年壬辰中堂成越十有三年甲辰祖  
殿庫廡門臺諸室俱成澗徑自水口覽至觀前可三  
里水索々四時不絕流遡鶴飛臺下少東第一橋曰  
双清其高一月泉益東第二橋有成石如船俯矚澗

中曰雲關而遡少南第三橋曰桃花流水益南又橋  
北折匯一巨地曰長生先天觀門臨焉過門益北累  
中又折益西曰自然亭自然之西南曰深處深處陡  
上巍屏矗張正與僊人岡塵山相客主曰雷壇俯壇  
而西南曰雲菴曰逍遙眺琵琶峯可企而摘也復南  
俯一圓池曰魚我魚我之頃曰天風雲外其東下曰  
玄圃蓋下橫二泉楷而瓢腹者一瓢餘流為丹碧出  
二泉右可以第四橋左可以長生池也諸名或亭或  
不亭或扁或虛大畧使人遊其中如循環無端觀傍  
田可稼者余百畝田上山破荒發堅悉種花竹雜果

木今皆滄然成茂林此吾居山之顛末次第誠不料得至於此而人何以疑之復何以奇之乎吾始聞貫翁賢領親之及承其言儉而慈靜而貞信乎其有高君子也古之為德者不擇地今所稱琳館往往為人指自者其先固皆荒岩絕谷不通車徹馬迹之處意有神物秘惜待其人而居之如貫翁之於先天寧非是耶寧非是耶請以是為記

### 虛室記

人情之至不能忘者莫如身因有身也而不能忘其居曰有居也而耳目口體百物之須舉不能忘焉因

有耳目口體百物之須也而貧賤者思足其欲富貴者思固其獲而者思固其獲貧賤者思足其欲富貴者思固其獲而世無閑民矣臨川危公遠法師與余相遇於玉溪之上曰若我則庶幾免於斯夫余聞其言固心異之閱一年而以書來請記其所居之虛室嗟呼公遠之室其再能盡虛之耶抑方將有諸而遂以漸虛之乎人之一身奇于茫、行于冥、得有其室實難有室而能虛之尤難有而能虛、而不失其有尤加難焉公遠生於世家左玄右史前道後術少無科舉利祿之賊長無妻帑產室之銅所謂耳目口體百物之須仰

於世者甚簡使之富貴可以知其不遷使之貧賤可  
以知其不休而又出門則盡見天下之名山大川登  
堂則縱交四方之公卿豪傑凡老師宿儒經生學士  
白領纂羨而不得如意者不勞經營悉萃几席餐芳  
襲腹舉奇攬秀天勺之華內羨之珍無物不具公遠  
方守之以謙取之以廉薄積而原貸多獲而少獲其  
為室也可謂之有而能虛、而能不失其有者非耶  
雖然公遠為老子學者也虛室之言出于莊周莊亦  
師老子而老子之虛與莊周異老子之虛、其德其  
言也憂世以為惡同物以為和譬之與天地八荒萬

象為一室者也莊周之虛併其言向虛之久則將使  
人傲世逃物而自居其福譬之歆以天地八荒萬象  
為己之私室者也公遠其審擇于斯二者而居焉大  
德八年孟冬既望

戴剡源先生文集卷之七

四明戴表元帥初

序

春秋法度編序

咸淳中余備員太學博士弟子見學官月講必以春秋竊恠而問諸人曰是自渡江來以為復讐之書不敢廢也夫復讐之說初非春秋本旨中興初胡康侯諸公痛數千年聖經遭王臨川禁錮乘其新敗洗雪而彰明之使為亂臣賊子者增懼使用夏交夷者加勸儒者之功用所為與天地並如是而可耳塲屋腐

生山林曲士因而倚據微文破碎大道為可憫歎及其久也春秋之編未終讐不得復而鼎遷科廢學者不待申臨川之禁而絕口不復道矣雖以余之困而願學求教如昔年從博士後時意氣詎可得耶鄉即趙君漢弼與予為同年生精力趣尚記誦討論視余畧不衰惰其先人清敏公嘗以春秋經傳集解奏之經筵刻之琬琰者若干言經火燬滅漢弼追憶而補存之摘其出於先公自著者定為若干言又評考二百四十二年行事合於詩書六典名曰春秋法度之編者若干言無近世倚據破碎之嫌而於儒者之功

用有所發於呼何其能哉蓋漢弼之為人吾知之生於紛華之窟而能勤長於功名之塗而能靜老於艱危之境而能太故其於是書亦不以世故炎涼盛衰而奪抑交游之期於漢弼何有紀極漢弼年未甚高予戊戌春過之見其蕭然一室几硯在左杵臼居右畦蔬汲井無一毛干世之色其於春秋法度未可量也

### 通鑑寤辯序

學者之於書猶賈然賈欲居貨必據乎雄都要府五通八達之衢百物之聚時其贏誣而察其良窳博收

而精出之而又取之以廉而守之以不悖然後可以  
為善賈不惟能富而能不至放敗通鑑者衆史書之  
雄都要府五通八達之衢者也通鑑未出之前稽古  
之士一史不窺以為闕通鑑既出衆史書事以畧廢  
是天下之貨一日不勞而致之矣然自余知學以來  
向見前後輩習通鑑者甚少不曰未暇則曰力不足  
夫力不足者窮賈也力足之而未暇者弱賈也暇矣  
力及之矣而有終身不習焉者陋賈也幸逃是三者  
有是三焉窮力而習之詰其事前舉而後隨誦其言  
累百千萬不逸一辭可以為難矣然而不通其理不

盡治亂賢否之所以然則猶多蓄天下之貨而不時  
其贏詘不察其良窳貨雖多而不知為富之術是滯  
賈也又有人烏能習其書能通其理能盡治亂賢否  
之所以然可以為愈難矣然而措諸辭則戾於訓施  
諸用則趨利逐便而不遠於經文則妍賈也奸賈不  
若不賈之善也里中有博雅君子曰王君熙字子和  
予晚不及見而見其弱冠所著通鑑寤辯若干言而  
讀之竟事求當不求遂語求盡不求巧時引周漢以  
下千餘年陳迹裁之於王道此其譬於賈也若望禹  
貢九州山海之富而用周官之法衡之也豈與夫白

圭范蠡畢比力而等哉惜乎王君年未克而學已成  
迨其老且益昌而不得一名以行其志使之議於朝  
聞於國也君止一子今亦老矣賈術非不善也而世  
窮人之博其書與否不可知姑私係所聞以誌于同  
好云耳

讀易蠱測序

古聖人之經至難言者莫如易余攷王制見先王時  
之居學者其法春誦夏絃秋學禮冬讀書而仲尼  
之門人記其師雅言之詳不過詩書執禮而皆不及  
易惟其自為也則不得已有文以明之以見易非聖

人不能言而雖聖人之教人亦不使人之得以易其  
言也漢以後始有易師今諸家法度髣髴具存往  
用之占步測筭非若後世之言易者以為必能通聖  
人之言而續為之說也余之少時不免斯累近乃稍  
自悔艾歆慎其出竊嘗間與為雜學者往還若丹經  
之鉛汞曆書之紀朔醫家之運氣兵家之機勢大畧  
反與易合而支離泛濫不切者莫如書生舉子之說  
此無他彼數氏者猶託於象數為可準而書生舉子  
專以空言談禮故也儒者徐君之祥自番陽索所著  
讀易蠱測若干言見余於餘杭其言象數取皇極於



康節取太極於濂溪厥既知所先務而諸卦之中多  
詳其變曰非變無以明易自正体伏体互体变体反  
對体上下体而通之一卦有六十四以至於四千九  
十六愈變愈通而卦愈不窮有辯卦中有四畫五畫  
而成卦者皆見於易反覆懇款實皆不叛於新安漢  
上二朱氏之學余甚慕而竒之而徐君機神敏給於  
天人性命事物精粗之理他人經年歷紀而未喻者  
一目即了其得於天蓋厚不但人力之勤也然居於  
易書之變本由象數以通理而象數者起於無而寄  
於有理者妙於有而歸於無寄於有者其變可知可

言歸於無者不可知不可言也人之可知而言易之  
變固不止於四千九十六人之不可知不可言畫之  
一不必三卦之八不必六十四可也古人老而學易  
易又為憂患作徐君涉世益熟刊落輕銳而復諗之  
蠱乎蠱乎其遊於聖人之海有不為夜光乎

左氏窺班序

夫子沒遺言之著于世者為經學者各為說以通之  
通之不得則反諸經惟夫學春秋則異是左氏公羊  
穀梁三家者與我肩隨而學夫子者也後世信於其  
言乃過夫子王家之中左氏之徒謂其師逮與夫子

同世信之尤確而春秋反為疑經夫左氏者豈曰真  
足以蔽春秋哉緣其文勝學者有求於左氏而無求  
於春秋故耳余於近世得折衷左氏之書二編曰晁  
吏部雜論曰呂著作後說晁約而通呂博而覈嘗欲  
依倣其法剛繁去滯定為一書以達於春秋之義而  
力未克也年來倦學葩葉凋槁以為二編之法雖在  
所舉而江南研經家自歐陽公以來皆直取春秋為  
斷甚者尚疑今之春秋出於魯史本文者不可盡攷  
無問左氏因知學廣者疑固多如登千仞之峯舉足  
愈高而見愈雜如遊四通八達之途奇珍異貨目眩

而不即定要其定而不雜久然後自得之耳葉君正  
道以左氏窺班示余、讀之猶愛晁呂時也問書之  
所繇成則方諸儒汲、科舉之年君以脫稿久矣嗟  
夫此豈若余年少退惰不自力者比邪君名某台寧  
海人

于景龍註朱氏小學書序

余兒童時聞鄉里老儒先生以小學教授者總四五  
家每講課罷雜試河圖洛書之數若克典閏法禹貢  
賦則周禮兵制之類又少暇則都講口授顏氏家訓  
少儀水傳等小書故諸生畧有資性者自未冠以前

而諸成人之事皆已槩舉於時朱氏書猶未盛行浙中時從人傳抄之以相啓發恍然如楊雄問方言蔡邕見論衡之喜及甲辰乙巳間有用其說取甲科者四方翕然爭售朱學而吾鄉以遠僻方獲盡見徵文公所著書天抵諸書惟易本義四書註小學書最為完備其餘或未經脫藁或雜出他手非全書也今三書者惟四書家有人誦之易本義真知者絕少而小學書最益於人、無讀者良可憫痛于君景龍生於文公閑理年齒長大而好深沈之思獨取小學書句釋章解款以行世美哉其為人乎余也少而遠遊長

而亟仕不惟學不俟成而併與兒童之所得而失之固于君之罪人也哉天啓其秉方自悔咎幸于君書成則願秉燭而學焉屬書序引謹筆諸其篇端云元貞乙未季秋朔旦

### 陸宣公奏議精要序

有陸宣公奏議精要三卷宣公吳人以純誠直諫嘉猷遠識學行政術為唐忠臣未嘗以文名也其言亦止緣當時利害而發非有垂世傳遠之意而眉山蘇公父子亟慕而學焉大蘇公遂取其書進之經筵以備講讀自是以來學士大夫以諫諍者尚其懇實以詔

檄者尚其明達以書判者尚其果決以讞議者尚其  
詳盡而宣公之書行矣夫以宣公之誠之才之識之  
學發而為文其在當時雖嘗暫用而蔽於昏愎怵於  
纒耶至於蒙疑負累偃蹇困躪視同列材名下已而  
位宰相者滔々皆是獨不得久立於朝而卒以罪死  
數百年其書始盛行於天下則於宣公可謂無負  
而懷忠抱朴之士行不愧神明信不欺豚魚一時偶  
不遇於其身者亦可以無悔矣嗚呼噫哉然自唐史  
稱宣公論議炳如丹青者已數十百篇今之所存卷  
帙猶為浩汗故窮檐白屋之下沉潛雋味無所不可

而簿領劇繁刀筆恹惚者倅然窺之有不得其涯際  
余友蘇臺陸君子順乃採摘其精語要義聚為一編  
以便觀者萬目之網挈網而皆舉千口之室八輿而  
不迷余為之深嘉重歎不獨喜吳中陸氏淵源之有  
致而由今以往使人々不憚煩於宣公之書因而熟  
復其用心行事將見草野懷琬者俱蹇諤之士臺閣  
結綬者舉端貞之臣於人文治化似不無少補云

汴畧序

古之通史者百家皆出於父兄先世開先積累以得  
之若司馬班范劉李以降可睹已其有草野後流序

序遺哲辛苦採拾而後喻者則不在其限然及其至也精之以講學粗之以用世俱不病於匱乏故東方生三冬之勞而文史可以足用陸賈、山暉掇綴秦漢近事以資口辯而時人謂其知務如其效也汴梁立國百六十八年渡江而南又百五十年其間設施沿革本末條貫筆之汗青緘之金匱在承平時學者尚不能盡睹加以兵燬相仍典籍散失以余之涉獵記誦問咸淳景定中事首尾茫然不相聯屬而况耳目疏遠者乎天台潘可大生又後於余貞敏而志專學劬而識詣窮坐山谷授徒以奉親足未嘗出戶限

之外而網羅舊聞自建隆庚申迄靖康丁未詳其記事之体附以辨論若范淳夫之唐鑑胡明仲之管見名為汴畧者三千卷又自建炎丁未迄德祐庚子金天輔戊戌迄天興甲午撮提綱要名為南比紀年者若干卷嗟夫如可大之講學豈非靈龜神龜潛藏岩澤而光彩氣稜自見於外也哉使之進為以用世何可掄抑而可大不願為東方生陸賈、山之流者也姑為題辭篇端以發其概云

急就篇註釋補遺自序

古之君子不以道廢物自一藝以上苟有所益於人

維農匠庖祝之賤猶身親為之粵大聖人亦莫不為  
若黃帝之醫藥虞舜之陶渙夫子之牛羊會計皆是  
物也夫古之聖賢豈以殫力疲肌為異人之能也哉  
後之君子乎居侈然論古先生之道若不足為而問  
之以目提之事於其所服食於其所居處於其所游  
衍隸習有日與之接而不知其名義者烏豈不大惑  
邪余之幼也被沐父兄之教凡小學之所當講者幸  
而得其端倪氣昏質陋中道輒畫年益長而悔之乃  
始拊膺持頰以自刻勵而文獻凋零微言就絕一時  
交友方共詆傷以為不切於事每至耕鋤之餘酬畫

之頃有觸於心必默識而私求之家宰書籍有急就  
篇一卷漢王門令史游所撰唐弘文館學士顏師古  
所註又經新安朱先生仲晦所校自謂名本然而篇  
中正文絕無音訓註之所及疑義尚多竊不自量為  
之補其遺闕兼有異同之說戴於左方嘗觀洙泗以  
來師友會辨皆互出所疑以相扣答然後理盡而學  
精使顏朱二公而在余固願得而面請也又惟古人  
著書動緣教戒而作此書本取急速成就其辭以便  
於童習而回民之業百用之宜靡不周究秦人以法  
吏為師公私宦學傳相授襲故以吏文終烏儒者歎

求漢學惟齊魯諸生訓註猶近古哉

左氏蒙求序

吳伯秀為鄉校諸生時余與之寒同枕飢同甕比試於有司亦同業也然余性遲每得有司命題輒勉強營度至移晷刻不能辨回視伯秀引筆書卷滔，十已成六五矣又當是時學徒如林問疑請益者八面而坐人，得所欲越幾日榜出伯秀竟然占居上游諸問疑請益者班，選中余甚慚而慕之以為，儒不當如是別十年余自太學成進士伯秀亦階鄉舉收禮官之科客相慰勞滿意年齒又皆壯強自度非

碌，必將有所著見於世既而皆失官家居流落顛頓積二十年顏蒼髮枯皆欲成老翁於是余始悔其舊業謀以筋力之勞辨治衣食尋記滕種樹書陶公養魚法之類而習之顧此事亦非旦暮可就徒失之而已而伯秀學益堅識益深風節益峻乃方闔門下惟躬少年書生之事取教十年興亡之說賢否之迹皆細理纂緝成一家言惟左氏傳自其少時即已精熟蓋嘗取義類對偶之相洽者韻為蒙求以便學者余讀之如斲泥之斤鳴鏑之射百發百返而不少差嘻乎異哉夫人之材力相去果若是遠乎伯秀蒙求

成於左氏傳又有筆記通纂於毛氏詩又有集彖等書次第皆且脫彙余雖坐前累不可望有所進抑攘臂於勇夫之旁垂涎於飽人之餘意氣固未已也伯秀名化龍今又字漢翔云

伍典蒙求序

古之學者自其孩童能言而所以授之、事詳矣然必至於十歲請習于外傳維其篇教今不可聞大要不過詩書執禮之日既又俟其年愈長而氣愈強識愈明也然後始許之以博學蓋初不以詭、口舌浮華為急而惟恐誇根傲孽芟鋤之不早以為終身之

累而為之師者又必學成行篤而不仕者乃敢居之故其前後輩之相成班、可攷其詩曰肆成人有息小子有造此之謂也余為見時猶及先生長者而事之景定中時議罷童子科以為齟齬之盾而賦之以辭章記誦虛囂無益其說是矣而白首絲如者雷同一律僅不過以舉子業相傳授其智復出童子科下識者病之鉛山詹仲美實生於衣冠之林長於文獻之府來杭以伍典蒙求示余其一事親其二事君其三夫婦其四長幼其五朋友典繫一章、繫百句、係一事詢其所以然則仲美嘗登故相江文忠之門



而學於白鹿洞有覩於先師晦翁之說而為此也嗚呼令仲美之書行充其言庶幾乎成人者有以教而小子者有以學乎屬余一方以窮授徒見朋友間縉蒙求何翅百家論其不畔於小學家篇教而可以養人之純心穉節固無踰此篇者故為之序云

昌國應君類書蒙求序

余五六歲時親黨間有中童子科者心慕之蓋其法以通念九經而復試中能文為出身夫以江南東西閩浙淮湘廣蜀之大試者歲不過一二十人而中者不過一二人則亦可謂難矣景定咸淳中試負稍衆

有司厭之以為徒斬人之淳心而長浮慧廢其科不用因念取士之法敝矣進士科最貴最敝三舍宏辭次貴然亦皆編折成言以待問諧比虛辭以眩舉幸而得之則莫不次之權非若童子真能淹誦群經向試所能而後授一下士之秋而已自餘任子軍功吏負納粟之類歲以累百計又所不論有司不敢發豈皆愛其能哉重變古耳而獨靳於童子一二人何邪其亦不詳之甚矣童子科既廢三十年人諱之不習而風俗愈不加厚余以窮授徒江海上鄉丈夫昌國應君翔孫過之相與慨嘆江南經術荒蕪紛々朋儔

中疑難蒲胸而卒無所問是誰當契其咎者出其類  
書蒙求示余凡諸經之指篇標韻舉繁然在目汎濫  
而及於儀禮爾雅諸子楊雄之太玄馬融之忠經莫  
不皆有蒙求自初本以求昉而為之是不一氏其能  
散而完博而精固未有如此書者應君蓋景定咸淳  
前未廢科時童子也嗚呼難哉余既序其書聞昌國  
官學士大夫應氏實為祖至參預公遂大其閭闕而  
應召問學氣行白首不衰方就家塾請合祠先賢天  
之歆昌其文以淑其徒者意未已也大德戊戌孟夏  
望後五日

奇童烈女寶鑑序

古諺有言教婦初來教兒嬰孩余垂髫時每得侍坐  
鄉父兄必聞其舉比二語以為家誡為之耳熟於時  
東閭西巷男誦女織氣像可入圖畫稍長大驅馳未  
倦而歸則見疇昔儒素之門僮奴輿馬姻連玉帛光  
艷薰燦一、無復舊俗蓋時尚推移而禮之衰久矣  
史稱萬石君家醇謹不再傳輒廢而洛下袁司徒子  
孫後皆以驕奢敗士大夫辛苦立門戶至此豈不可  
憐哉竊嘗思之人之常情當其未縱也先生長者以  
片言隻語收而甚之易及其已決則雖有司嚴行重

法禁之而良難故古之人不問男女於其幼稚一步  
趨則教之習讓一飲食則教之知耻一祭祀則教之  
觀禮非固勞其筋骸而聒其視聽蓋愛之而納於善  
也想見當時少儀弟子職諸書與彤官女史之類朝  
吟夕諷亦如余少時所睹記而今去之數千年謠譯  
荒涼簡篇散脫何由復可髣髴庶子之春有吳興故  
家張生煇於廢書中得所謂竒童烈女寶鑑者喜其  
有助於名教為之裒廣厘葺板行以示人而微言於  
余、惟他書之行不行未必能損益於世而此書行  
則足以使人知童幼之身而必有所事閨門之行而

必有所傳其於勸講學扶彛倫殊非少補遂從更成  
之而併書所聞如左

程宗旦古詩編序

語之成文者有韻猶樂之成音者有均一也均法廢  
世以胡部新聲為古樂韻學流人又以唐人近體為  
古詩矣可不痛哉余嘗有意緒正其事以為樂出於  
中聲與人之歌詩最為不遠三百篇國風雅頌可以  
被絃歌薦宗廟者本不求如後世音切之條然當時  
人之誦念精熟士大夫尋常叙述邂逅寄託必取斷  
章一二以流暢其意者語成文而有韻故也漢魏後

詩猶入樂府遇其理到處流傳至今兒童婦女輩能  
諷之興起若如今人直謂之無詩無樂可也宛陵程  
君宗旦老而篤學取唐虞以來諸經傳語之有韻者  
目為古詩一編以誘漸後進其意若與余合為書梗  
槩卷後而歸之元貞乙未秋八月 日

趙子昂詩文集序

吳興趙子昂與余友十五年凡五見必以詩文相振  
激子昂才極高氣極爽余跋之不能及然而未嘗不  
為余盡也最后又見于杭始大出其平生之作曰松  
雪齋集者若干卷屬余評之余惟人之各以其才自

致於世必能相及也而後相知必相知也而後能相  
為言余於子昂不相及而何以知何以言乎子昂曰  
雖然必言之余曰必言之則就吾二人之今所歷者  
請以杭喻浙東西之山水莫美於杭雖兒童婦女未  
嘗至杭者知其美也使之言杭亦不敢不以為美也  
而不如吾二人之能言何者吾二人身歷而知之而  
彼未嘗至故也他日試以其說問居杭之人則言之  
不能以此皆一彼所取於杭者異也今人之於詩之於  
文未嘗身歷而知之而欲言者皆是也幸嘗歷而知  
之而言之同者亦未之有也子昂未弱冠時出語已

驚其里中儒先稍長大而四方萬里重牘以求其文  
車馬所至填門傾郭得片紙隻字人心愜意滿而  
去此非可以聲色致也而子昂豈謂其皆知我哉故  
古之相知必若韓孟歐梅同聲一跡綢繆傾吐而後  
為遇而後世乃歆望此於道塗邂逅之間則又過矣  
余評子昂古賦凌歷頓迅在楚漢之間古詩沉潛鮑  
謝自餘諸作猶傲睨高適李翱云子昂自知之以為  
何如

尚書小傳序

古之君子歆明道於天下者不能使人無異而嘗惡

人之苟同以為異則道可因人而明苟同之情雖一  
時懽然無失而初不能以相發故以仲尼百世師而  
家之鄰失猶不知其賢而鄉國之人至以為不知禮  
故舊交游門弟子之徒雖達如原壤賢如晏嬰親且  
久如仲由陳亢猶或愕而疑之及乎事久論定則旦  
古今之遠窮天他之廣家傳其書而人習其道此豈  
人情眉睫旦暮之所可期哉徽士大夫嘗為余言未  
文公無恙時同里閤有双溪王先生炎字晦叔亦以  
學行為諸儒宗兩家議論時相糾切文公既沒而諸  
生方脫黨禍起而尊獎先說非朱氏者皆廢格不用

王先生之書與其為人後生輩不及盡知以為惜余  
不暇論其何如也已亥之夏有王君傳自京口來以  
尚書小傳五十八卷相示蓋双溪先生所著而於君  
為四世矣曰自吾先君子遭喪亂迁徙不一舊物皆  
不得存而此書儼然獨完竊自喜幸甚余以餘隙稍  
取閱習其發蒙之義破的之辭大抵訓詁家所未及  
文公居閑多於諸經釐正不遺餘力而獨尚書及春  
秋遜避若有所待先生此書稿脫於開禧末而板行  
於嘉定初於時文公易簣之日既久假令尚在必相  
與綢繆桑梓雅舊相樂當有莫逆於言辭文字之間者

殊卿晚出各立名字驟開門戶遂生異同之議豈復  
一、盡出其師意耶且經師自漢以來專門尚不相  
一惟其不相一而真是出焉而今人謂獨視卑聽可  
以盡天下之耳目無是理也王先生又有易上下經  
解六卷易係辭總說若干卷余次第將盡求而學之

### 天原發微序

古之言天道必兼人事自羲和來絕地天通以前書  
傳之所睹記不考可也由是而有歷象有律呂有龜  
策有祠祭祈禳盟詛之類其法與仁義道德紀綱制  
度之說通行於世至其緒聞餘論春秋之季猶人、

能道之先儒有云河圖洛書聖人以神道設教通經者病其固豈天人所以然之故在當時小人之所易除面後世縉紳先生以為深遠而難言即天之未喪斯文而仲尼出仲尼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至哉其自為言乎再傳而子息子明之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脩道之謂教而克其極至於三千三百禮樂之美九州四海聲容文物之盛而其妙又歸於無迹又再傳而孟子明之曰知性則知天曰存心養性以事天而諸事一以天行之能治其人曰天吏能自治其身曰天民位曰天位職曰天職爵曰

天爵道之將行而為堯舜也曰天使之道之不行而退不失為孔氏徒也曰天正之嗚呼至乎哉秦禍息漢學興傳者雜災祥讖緯尚象者拘巫史推步明理者溺清虛釋老干有余年之間孝者醒行寐語諉天為茫、無預吾事於是有周程張諸大儒同時泰立於隆平之代藥其狂昏震其冥聾迨其說之流傳未久而將惑也又得新安朱子即為之厘拆剖決然後微言要指粹然一趨於是瞭然而無復遺憾士之幸而逢於其會亦可謂如天之福矣而奈之何學之者又以易廢城闕之童耳聒而心荒市朝之夫口然而

身悖前所謂秦漢以來之弊夫何以相遠余行憂患  
展轉百折竊意深山窮谷中輕功名拙進趨之士必  
必有精其學而藏於家者一日新安方使君出其平  
生故人鮑景翔所著天原發微五卷相示讀之自大  
極渺茫之始至於行之所倚氣之所使教之所起器  
之所擬精粗內外無所不紀而綱提領挈出於使君  
指畫不少景翔嘗以鄉貢進士一詣春官不售歸食  
貧終身鄉長者提學鄭君孔明館穀之朝夕與共講  
學書成遂為板傳之以成其勤名以慰其遺志魯無  
君子斯焉取斯詎不信然屬使君已為序引俾予附

書其後謹不敢辭

先天圖象序

自漢儒易林之傳絕而士大夫一切以理談易幾二  
千年如楊子雲太玄虞仲翔納甲闋子朗洞極魏伯  
陽參同契之類徃々皆古人象數之餘說而學者疑  
其近於歷家方士不肯習迨至近世乃有太極先  
天一篇於易最為深密然非濂溪康節闡張於前考  
亭朱先生尊獎於後則二篇者安知不以疑廢今二  
篇既皆顯行於時而談先天者猶不如太極之盛何  
也太極以理先天以象數理易喻而象數難精前賢



所以有狗馬鬼神之論也余之少也目習於科舉長也耽於憂患又生窮鄉僻邑無所師授亦莫能聽受其說山陰嚴養晦以四十九圖相示方員之象縱橫之教不勞執比一、昭合而陰陽往來靜動消息之理開卷可一目而盡是其於濂溪康節考亭之學可謂叩其疆藩而窺其堂室矣世念漸空七十有餘力可以償平生飢渴之願當從養晦卒業焉

老子原肯序

右老子原肯三卷當塗南谷杜君所著註老家多矣亦有出於名儒大老之手而人無傳焉豈敢畧而遺

之耶緣其中未能釋然於若子之學而務矯其辭以合吾意毋怪乎有所扞格齟齬而不能通也儒者疑老子道德仁義與禮之說又憂禍厭亂自為也過多又謂老子非神仙無久生不死者以此教說積於胸與今之言老子家異譬如越客楚服澤居之人而評陸產安從而折其衷哉余嘗與杜君商畧此事杜君脩然而咲曰是烏足以疑吾師乎凡吾師之事吾知之若他人則何由知之吾師歷年多最後為周柱下史其著書其章指某事某章指事類古史因盡出其原肯諸所云、世儒窮年敝紀而不得者一、傳其

師意縱橫出入無所顧慮嗚呼世無老子之學即已耳必若欲崇老子之學其書當自老子之後自為之吾夫子獨善時門人高第身親受業然日未暝而難易同異之論紛然而起後來殘編斷簡同門彼此相違者又所不筭蓋皆以為出夫子而卒不敢自以為是而又暇強知老子意而註其書耶故道相若則能相知智相及則能相為言杜君黃冠師不事煅煉方藥後使鬼神察其意似耻之而不言至於談笑玉侯之間游戲榮名之外逍遙委曲以退為體以忍為用變化無礙委蛇若虛是庶乎能為老子者若余也何

足以知之若余也何足以知之

王伯善農書序

世人嘗譏嘲儒者無所用心為必不得已寧退而躬耕野間為農以畢世猶為無所愧負余每隘而非之使儒者誠困將無民不得業而農預其教矣安在栖然親扶犁負耒而後為善昔者仲尼鄙樊洎孟軻闢許行良為此耶丙申歲客宣縣聞旌德宰王君伯善儒者也而旌德治問之其法歲教民種桑若干株凡麻苧禾黍牟麥之類所以蒔藝芟穫皆授之以方又圖書所為錢鏹耨耒耜諸雜用之器使民為之

民初曰是固吾事且吾世為之安用教他縣為宰者  
群柳榆之以為是殊不切於事良守將賢部使知之  
不問亦不以為能也如是三年伯善未去旌德而  
旌德之民利賴而誦歌之蓋伯善不獨教之以為農  
之方與器又能不擾而安全之使民心馴而日化之  
也後六年余以薦得官信州伯善再調來宰永豐  
信近邑余既知伯善賢益慕其治加詳伯善之政享  
於永豐又加速大抵不異居旌德時山齋翛然終日  
清坐不施一鞭不動移而民趨功聽令惟謹歲時屬  
耆老強壯問能從吾言試其具幸而能則大喜出危

酒相勸獎即不能或怠惰不帥教輒輦蹙展轉引愧  
如不自容嗚呼真美哉而儒者之道所謂為民父母  
能近懷而遠悅者有不當然乎拾是伯善自永豐橐  
其書曰農器圖講農業通訣示余閱之綱提目舉華  
舉實聚顧舊農書有南北異宜而古今典制者此書  
歷、可以通貫因為序發其大指併附載所聞見以  
信儒者之用世皆非空言今是書行而長民者一以  
伯善為法雖人頌子產邑可豳風可也

禮部韻語序

余少時請益鄉先生問記禮家言春誦何也日誦詩

也曰誦詩何為也曰將以為樂也曰夏又絃何也曰古之樂官惟禮與樂其春夏皆樂其冬讀書亦將以為禮也不特此也其學曰辟雍辟以明理雍以和樂其官有祭酒司業酒者行禮之物而業樂極也余於時頗領悟顧琴瑟亦不易為惟詩為近樂差可自力由是日為之榮辱四十年人情世故何所不有而不至於放心動性而出於繩檢之外者詩之力也東有鉛小虞舜氏取平生所見古書之涉於禮者叶為韻語款使兒童婦女流傳成誦熟於口耳浹於心體將見朝昏節朔之儀不教而自行父師保母之訓

無言而皆喻甚有功於人其教固不淺，而虞君之意亦云厚矣於是遂從之以成書而附余所知之區區係諸其篇端云

### 齊東野語序

齊東野語者吳興周子自名其所編書也周子吳人而名其書齊語何也周子其先本齊人也周子之客讀其書而疑之曰周子之辭謙矣非實也蓋昔者季廢兵起而天下談客悉聚於齊臨淄稷下之徒東雷鳴袂雲摩學者備然以談相宗雖孟子亦嘗為齊學者也然而能非之今之所謂齊東之云者非實辭也

故莊周自齊論為滑稽漢高貴齊虜以口舌如斯而已今夫周子之書其言覈其事確其詢官名精乎其款似剡子也其計輿圖審乎其款似晉伯宗也其涉詞章禮樂瞻乎其款似吳公子季札也他如稱舉旁引曲証如歸太山之巔而記封丘之墳也過矍相之圃而數射夫之序也凡若是不苟然而豈齊東之云哉故曰周子之謙耳非實也周子曰我自實其為齊非也然客為我非齊亦非也我家曾大父中丞公實始自齊遷吳及今四世於吳為客先公嘗言我雖居吳心未嘗一飯不在齊也豈其裔孫而遂忘齊哉而又大父侍郎公踐剔六曾外大父參預文章之出入制臺閣之舊章官府之故事汎濫淹貫童而受之白首未忘失今弗顧恐遂廢軼古人有言人窮則反本若我者今非窮乎苟反其本則當為齊故吾篇吾書而係之齊何不可乎客曰唯，則次第其辭以附於其書之末周子名密字公謹

戴剡源先生文集卷之八

四明戴表元帥初

序

潘可大孫子釋文序

始余疑孫子教吳官美人戰陣非事實太史公承襲  
所聞聒其奇載之耳及言為將西破楚入郢比滅齊  
晉事亦甚畧蓋古有是人善言兵不必其能自為兵  
也而孫子十三篇遂行于世後之能兵者因共宗之  
嗟乎夫孫子者豈非春秋戰國間恢詭抗拔人世不  
獨能兵者耶其書縱橫變化汲而切博而盡讀之使

人好爲友人潘可大蓋修辭而好爲者也年方冠於  
書無所不觀而獨爲孫子作釋文若干言一日袖以  
過余曰自吾爲此書朋友始而駭焉什四中而疑焉  
什六卒而非且笑焉什八矣夫非且咲者是誠不知  
而疑焉而駭焉猶未釋然於此也昔周之衰學士大  
夫失其所承凡能脩明世教不畔於先王者惟仲尼  
之徒爲然自餘爲游談雄辨爲狂憤著書最下爲刑  
名計教諸家蓋人、而能言、而能文也孫子其言  
兵而文者欤夫既言而文故能勇變古人之法而自  
名其家由漢以來最名將如韓淮陰趙營平皆口傳

其語班、於策最奸雄如曹孟德至親爲之義他可  
知矣然而其書之要曰兵以詐立以利動夫車馬資  
糧之輸賞罰部伍之節山川陰陽之宜不待武之智  
而能及之也必若以詐而立以利而動生人何罪焉  
後世尊其人專徇其法襲其實陽諱其名凡軒轅氏  
之子孫逮于茲累千百年爲血爲肉皇、然終不能  
自必其命非言之文者爲之乎於此復以文翼之譬  
若懼火之熄而煽其炎愈不知所終矣然潘之意非  
翼孫子者觀其書所折衷至稱仁人之兵主於除天  
下之害其殺之也所以生之諸如此類本孫子所未

講而學孫子之家所未悉將兵者得是說而行之則為湯武之舉談兵者得是說而推之則為伊呂之佐其心仁其術慎其於詐利也遠矣然則必若潘君之云然後可以論孫子哉故孫子猶或可廢而此書之意不可以不傳也君名行翁天台人

大學中庸孝經諸書集解音釋序

儒者之說其精者為道德而粗者為禮樂刑政當三代以前雖世治有斷續而二說未嘗一日廢於天下書之所存者畧也周之既衰禮樂刑政盡壞道德湛然無所附麗夫子不得已始與其徒共詳之於書

詳而後世之託言者始雜然自其徒相繼皆歿之後千有餘年往往常有窮經學古之彥不以世故動心枯然自守師說於山林草澤間宜舉一世無不好之而不變聲董氣染之久而亦或為人所採拾道德之緒餘禮樂政之髣髴因之而不墜者什五至于近代濂洛之派興於雜書之中定著其書通於夫子者曰子曾氏子思氏子孟氏而上三代之書存者曰孝經中庸大學孟子若論語又孔門之高第共為之尤精者也為之披微文抉浮辭使尋源者不迷其精趨塗者不殊其歧有功哉濂洛之徒皆沒說者又雜考亭



朱先生出又取濂洛之已詳者與其徒加明之故孝  
經有刊悞論語孟子有集註大學中庸有章句以迄  
太極西銘通書之類凡殘編斷冊之闕於義理者舉  
有訓解其徒之書余之資雖鈍猶得而窺之其徒之  
人為余之先猶得而知之顧歲月推移風氣變化資  
品之猶鈍於余者則不及預此矣余也白首東來乃  
始獲聞番陽有雙峰雙峯饒君者嘗學於考亭之門  
人而於考亭之書鑽研探索纂述彙叙其意猶考亭  
之於濂洛也久之是州之儒者凌君克輔與余游余  
又見其箋註疏釋問答而辨而知其游饒君之門而

於饒君之書又如饒君之於考亭也嗚呼茲非余所  
謂窮經學古之彥不以世故動心而枯然自守師說  
於山林草澤間者耶克輔歸而於是書也益弘其入  
謹其出幸且及於伏生申公之年其有欲聞道德禮  
樂刑政之說者不以屬君之徒而誰耶

仇仁近詩序

景定咸淳之間余初客杭見能詩人不一二數不必  
皆杭產也時余雖學詩方從事進取每為人所厭  
薄以為茲技乃天之所以畀於窮退之人使其吟謠  
山林以洩其無聊非涉世者之所得兼余嘗隘而非

之諸君子非失職安得為此不祥之言離去二十年  
復來事有不可言諸詩人皆盡而余恍然獨行獨止  
羈如禽越鄉而無群如馬行過其故櫪哀回而悲鳴  
也嗚呼疇昔之歎豈不以此哉然猶未敢自斷何世  
無人何人無心持余交際先後疏數之間不足以得  
之久之屠君存博白君廷玉二君者皆疊志於古  
人皆不棄余而肯與之交私心自喜久之因二君得  
仇仁近也遂贈余錢成一巨編叩其藏未錄者尚什  
洎於此余驚其多而服其善羨其敏而敬其密自是  
寓客中抑鬱不自暢不得與諸君晤語則取其所編

張之案端行坐諷之以為快仁近又方力學期樹立  
以為千百年後世計視余區區相知於耳目間似不  
足為既竊自喜茲編之不絕於世而余猶及見之耳  
仁近詩余不願託於知言就杭人求之比其盛時又  
過之無不及也余年視仁近不甚相絕而氣盡衰業  
不早就進退皆無足據幸君之相親庶幾諸君愈益  
見厚時得新聞以洗舊蔽不敢有名譽或籍一樂  
稍捐去晚暮孤貧之憂即君賜大笑若君之所須  
君自得之余無以進君也

初察王先生摘稿序

卷八

初察先生左丞遺文前後集內外七十六卷李文敏公周文忠公為之序所以尊獎稱美之者至矣靖康之難公落南且死子孫徃，散居江閩間皆以材業通顯而臺閣詞章議論之臣一時收用中原舊族士大夫不誦習公文者以為野陋於是七十六卷之傳家有其書為大德己亥夏余始識公之六世孫庭槐于杭問之云甚矣乎吾先公之澤將微也吾憂之然兵燬而猶寶藏其書惟是一二父兄之不競於力懼無以給求者且先公仕政宣歷兩制登中司嘗以直忤蔡京父子被讒斥陷死地偶幸不殞而本末人不

盡知頗欲摘取奏篇制草之有所關涉者別為一編以便傳覽其間開楚越倡和之作實與棊山曾公老父東萊呂公居仁龍門陳公去非諸老相為鼓吹文獻之不忘繫此之故因亦附載編中子以為何如余惟公之言行名實布在天下耳目如膏梁綺穀其誰不饜飫被服而是編所謂餽其祿而謁其華者也遂相與贊成之而併書所謂詮擇之意如左

### 方便君詩序

右紫陽方便君丁酉歲雜詩一卷使君初為名進士時表元以兒童竊從士大夫間得其文詞誦之沾、

然喜也年二十六入太學而使君適由東諸侯藩府  
歸為國子師始獲因緣叙償平生之慕願焉然當  
是時諸賢高談性命其次不過馳騫於竿櫓徘徊場  
屋破碎之文以隨時悅俗無有肯以詩為事者惟夫  
山林之退士江湖之羈客乃僅或能攻而館閣名成  
藝達者亦徃以餘力及之使君魁然其間外兼山  
林江湖清切之能內收館閣優游之望於是一時好  
雌黃倚撫者無所世其輕重越二年表元亦成進士  
稍以捐弃他學縱意於詩而兵事起矣自是別去使  
君二十七年然後得讀此卷大篇清新散朗天趣流

洽如晉宋間人醉語雖甚褻不及聲和小篇沉鷲峻  
整如李將軍游騎遠擊自成部伍蓋使君好客志氣  
白首不衰而學問播間端平以來諸老於書無不窺  
於理無不究故能若是之有餘也間篇帙浩繁承學  
之士疲於傳錄惜未有好事者託之木石以廣其傳  
云

桐江詩集序

紫陽方便君平生於詩無所不學蓋於陶謝學其紆  
徐於韓白學其條達於黃陳學其沈鬱而居常自說  
歆慕陸放翁豈其暮年安貧守約忘懷出處有偶相

貌類者而姑引之以自託耶抑放翁雖生長東南而承接中原文獻獨其為詩亦親經東萊茶山諸先生指授遂為是虛心傾息如不可幾及也此前輩風流盛德非近時沾沾自喜之後所可窺議然有一事不謀而合放翁晚起家得嚴州為詩幾千首翁去而州人愛其詩板傳之至今使君垂老六守嚴多為詩州人為刻其桐江集者六十五卷錦峰綉壑淋漓翰墨前後照映於百年間良堪繪畫表元因念生世不早不得事放翁而竊幸熟從其子孫遊聞翁為州目江湖詩客群扣其門傾箱倒索贈施之無吝色及解印

東歸扁舟枵然使君去桐江屬耳儼廬雜俎人人見之者不知其嘗為二千石也偶遇臺餽却玉揮金貫酒讌客終日一時稚襟雅量畧視放翁何遠故其為詩笙鳴鏞應磁動針合雖不規求與之似而自有不容不似者其居使之然乎於是同遊之士來謂表元子於門墻矜佩中若知言者盍書其云以為相  
江集序

周公謹弁陽詩序

人嘗言作詩惟宜老與窮彼老也窮也事之嘗其心者多矣故其詩工人熟不顧其詩工而甚無樂乎老

與窮則夫詩之必至此而工者人之見之宜相吊以悲而頌好之何哉曰天固以是慰之也天以是慰之則凡人之得工於詩者命也非其性能也詩之工非其性能而有挾之者是挾命歟曰是亦人也人少而好之老斯工矣其窮也亦惟好之而詩始工也其不好者雖老且窮亦不工也人之好工其詩且好老與窮歟余亦好老與窮者也然亦適遭之也若吾周公謹文之於詩謂有遭非歟公謹少年時流麗鍾情春融雪蕩翅然稱其材大夫也壯年典實明瞻觀之如陳周庭魯廟遺器蔚然稱其博雅多識君子也

晚年展轉荆棘霜露之間感慨激發抑鬱悲壯每一篇出令人百憂生焉又焉然稱其為繫臣羈客也公盛年藏書萬卷居饒館榭游足僚友其所居弁陽在吳興山水清潤遇好風佳時載酒看浮扁舟窮旦夕賦詠於其間就使失祿不仕浮沉明時但如蘇子美沈睿達輩亦有足樂者今皆無之雖其弁陽且不得居頽頽皤皤離鄉索立而歌歎歎如此而人方羨其詩工不知於公謹何如哉雖然公謹非此愈無以適其心予丙戌春道杭遇之氣貌克然不衰類有道術者此又非後主俗子之所可知也詩凡若干首猷

係之并陽示不忘土風云

張仲實文編序

詩者文之事余嘗怪世之能詩家常謙、自託於不敢言文而號工文者亦讓詩不為曰道固不得兼也嘻噫是何異於言醫者曰吾曾為小兒醫婦人醫而不通乎他言兵者曰吾能車而不能徒吾能謀圍而不能謀闕豈理也哉西秦張仲實余誦其詩久矣信乎其傑然者也交之二十年而始見其文其叙事如諸葛公起草廬談鼎足形勢某當如是如是而無闕辭無剩語也其折理如吳公子扎過魯觀歷代之樂

因其所起而知其所止也其立教如嚴君平依卜筮勸人父慈子孝而各喻善也旨哉然仲實終不自眩鬻其纒帙巨編雲蒸錦組山翔濤湧而皆緣於人情時務若迫之而答不得已而發此其趣量又有進於文者耶抑猷欲姑出入於謙、自託者耶仲實生世家能力貧劬學為進士能早不累於科舉縱交博覽意氣超卓而年少于十許歲其材名何暇余言而著獨感於所見為叙大畧云

趙君理遺文序

吾鄉五桂堂趙氏以文翰科目起家兄弟皆為名大

夫余晚不及識而識其後人澧陽使君之孫曰君理  
與余交最相厚也君理雖生世家貧與余同其處貧  
之策亦與余同鋤園受徒取瀛筋骸以充饘粥如是  
積十數年家稍康始有意遠遊以廣交成名嘗客崇  
德州理侯家衣冠鉛槧之士爭附之不二年以病歸  
里中輒死初君理與余遊雅獨好書見奇書傾囊倒  
索收買不吝惜晝閱夜諷務欲蒐攬玩味而為詞章  
舉筆沉重整宗有元和嘉祐之風詩騷賦尤敏瞻應  
接如響然骨相清峭天台舒景高在黃甘余携見之  
景高私余間曾識歐陽公二蘇公畫像乎余應曰識

則問君理何如余時以為景高好庾言斯人正不須  
若是嗚呼庸詎知其不詳之卜遂誠然乎天之多餘  
人以才常少與之福故自古名能文人十有八九窮困  
坎坷庠陵公雖富貴比於同時兩府諸公猶為未遇  
二蘇顛頓有不可言至其門第非不奇麗秀偉誰復  
如意獨身後聲名赫々能千古令人歎仰此福固將  
安用君理死十年其弟幼宣為之收拾遺稿託余為  
序引余知君理早凡所撰述多為鑑史而惜宣求之  
未盡今之奉化於古為鄞今之鄞古乃為鄞君理嘗  
為古鄞志大佳而不在卷中宜使廣詢之



陳無逸詩序

余年二十四五時識龍泉陳公于杭自是展轉離合  
八九年得間無不以文字相聞然未嘗說詩龍泉公  
居湖晚年歸湖既歿而余始識湖之秀民奇士能詩  
者數人數人詩皆清嚴有法度竊恠之蓋雖科舉學  
廢人人得縱意無所累然未應頓悟至此久之識公  
之諸孫無逸始間得龍泉詩讀之然後乃知湖人之  
於公良有所受而公平生雅善為詩中經憂患寄託  
益廣但不喜誦誇於人而獨家庭里開子弟時時竊  
聞之耳最後戊戌歲與無逸同客杭始又得讀無逸

詩無逸之詩視其祖天閑之駒朝生而知步玉田之  
禾晚耜而同熟也視其鄉人冰蚕火布起塵煤脫垢  
燼倏然而縈也於是絕慕與無逸遊而無逸以家世  
故猶若未弃予者或携手秣郊行吟或抵足夜榻卧  
諷或杯觴探籌或視席點藁歡諧怨對舒適困倦一  
一共發之於詩余年哀學放心而成遇手而得蘭  
蒿雜揉瑤玉混襲有一時欣快出之而徐即憎報自  
悔無逸盤旋營度一字不圓不脫口嘗咲問何苦乃  
耳無逸亦咲曰吾自吾苦也吾苦何容外人知之余  
退而味其言真陳氏詩種也至是歲晏將別忽傾索

出數十百篇示余求余評余惟區々之言必不足以  
重無逸而交情世好實相知有如所陳者乃為登  
載梗槩其篇端云

李時可詩序

余自五歲受詩家庭於是四十有三年矣於詩之時  
事憂樂險易老穉疾徐之變不可謂不知其槩然而  
不能言也夫不能言而何以為知詩然惟知詩者為  
不能言也今夫人食之於可口居之於佚服之於煥  
而遊之於遠誰不知美之問其美之所以然則不得  
而言之昔嘗有二人射其一百發百中若矢生於手

而候在於目其一時而中焉時而中者每中輒言百  
發百中者未嘗言也揖百發百中者問之其人哑然  
而咲曰吾初不知吾射之至此也問可學乎曰可學  
而不可言學之法固問之曰日射而已矣夫學詩亦  
猶是也故余乎主作詩最多而未嘗言於人亦不求  
人之言今年辛卯春余來吳々士李鳴鳳字時可以  
其詩示余々以前說告之時可曰雖然必強為我一  
言蓋時可之於詩勤類余居家窮類余窮而不廢業  
類余往年吳中熟時可携書就食諸公間東家饁幣  
西家發廩妻孥終歲克然無不悅之色而今此樂何

可復得時可間閔憔悴猶日為詩自娛為詩必擬古  
自近古名能詩人陶謝以來之作規模畧盡故下筆  
輒無今人近語時可之於詩其視余殆可謂莫逆於  
心者耶嗟乎時可休矣今與時可別更五年三年相  
逢於江湖之上樽酒班荆握手道舊當亦恍然於吾  
言之非矣時可識之

胡天放詩序

嚴於浙中為佳州奇山惟攢清流練飛世之騷人稱  
之有錦峯綉嶺之目迨至於淳安則佳益甚山叢而  
益奇川踈而益清異時余嘗識其間知名者數公衣

冠咲談楚々然稱其山川者乎然當是時諸公之文  
章方期於用世無有肯剗心凋形沈埋窮伏而為詩  
者山川雖佳其烟雲魚鳥朝夕真趣不過散乘為漁  
人樵客之娛而已兵戈以來遊宦事息乃始稍稍與  
之相接而前時諸公訂謨典策之具亦且倚閣無用  
呻吟憔悴無聊而詩生焉去年春識胡天放天放者  
淳安諸公中之一人也讀其詩獨無呻吟憔悴無聊  
之聲焉余疑而詢之蓋夫天放生二千石之家而甘  
簞瓢之操懷四方萬里之志而存丘壑之好自其童  
年厭薄世祿踈擯舉子已躑為詩今之所編稿欲十

易於乎美哉乎余於天放交游視淳安諸公為晚古  
人有言白頭如新傾蓋如故余於天放獨安得而無  
言乎天放名僑

張君信詩序

人之於藝苟非其攻而好之者則不能精余少時多  
好々仙好俠好醫藥卜筮以至方技博奕蹴鞠擊刺  
戲弄之類幾無所不好翰墨几間事固不言而知  
也然皆不精惟好攻詩最久而異時以科舉取士余  
當治詞賦其法一精詞賦則力不能及他學在杭州  
見異方之精詞賦者莫如閩士閩士中有尤精者焉

當是時張君信閩士中尤精詞賦之一人也余既早  
成進士去益為詩君信雖精詞賦遇大進取輒不利  
然亦數々為詩嘗以贄見其鄉先生陳性善學士陳  
學士戲曰子欲持是上春官乎君信慚之亦其詩復  
專攻詞賦而科舉廢矣於是君信若愠若狂始放意  
為詩不復如前却行頽忌辛卯春余來吳君信盡出  
其所作累百篇相示酒酣氣張音吐清暢余為擊節  
從容停蓄雋永懽呼適哉雖然余於君信皆漸老矣  
余自追念少年血氣盛強時所好諸藝皆為無益幸而  
不精雖精於詩亦復何用曾不如醫藥卜筮方技猶

可以自給蹴鞠博奕之流猶為人所愛幸東方生歎  
陸植郎之不為優旃太史公差節士而尊貨殖非空  
言也君信此事姑止聞新年移家湖上為我種魚子  
數頭柵雞園豕令牧養可作百十日具藝秫釀美酒  
數石余以深冬訪子為子屢醉不一從來二曹父子  
淵明太白精於詩者無一詩不及酒余二人亦可緣  
此縱言乎君信名革

張仲實詩序

異時縉紳先生無所事詩見有攢眉擁鼻而吟者輒  
靳之曰是唐聲也是不足為吾學也吾學大出之可

以咏歌唐虞小出之不失為孔氏之後而何用是啁  
啁為哉其為唐詩者泊然無所與於世則已耳吾不  
屑徃與之議也銓政舉廢詩事漸出而昔之所靳者  
驟而精焉則不能因亦浸為之為之異於唐則又曰  
是終唐聲不足為吾詩也吾詩惧不達於古不惧不  
達於唐其為唐詩者方起而抗曰古固在我而君安  
得古於是性情理義之具謹為訟謀而人始駭矣抗  
於東南為詩國之二說者余狎聞焉盖嘗私評之詩  
自盛古至於唐不知幾變每變愈下而唐人者變之  
稍差者也今人服食寢處之物玩適之器不暇及古

雖古不能信其必古但得唐人遺纈斷楮廢材敗績  
數百千年間物即古之疑其改能精絕六暗、歎羨  
以為不可及至於為詩去唐遠甚然談及之則不以  
為古誠古不止此抑克其類焉姑無深誅唐手張仲  
實循忠烈王諸孫在抗友中年最妙而詩尚最力強  
志多學嘗與序陵劉公會孟往復是能為唐而不為  
唐者也故吾槩舉諸人所疑於古者告之亦以堅仲  
實之學云

白廷玉詩序

曰余得白廷玉姓字於周羨烏往還書中其賦銅浮

漚一篇尤清馴可念自是欲識廷玉逢人輒問之而  
廷玉授書比閔數里外栖、然窮書生耳時節一入  
城不能與故人從容立談而去則余無自而接廷玉  
焉一日儼褒博之衣忽來顧余逆旅中辭傾意酣慨  
然有古人班荆之喜傾蓋之誠又出其自寫詩數十  
百篇贈余以其有以自重也愈益念之昔者抗為行  
都士非欲售其業者不至抗詩雖非千世之業而自  
山林攻詩者一涉足於抗而遷焉若抗人之所自為  
詩則遷愈甚何也累於知也今夫士大夫之居游於  
抗者皆無前時之心而余之得廷玉與廷玉之得於

余豈不亦有可言者哉廷玉詩甚似渡江陳去非而  
嘗諱言去非又特好記覽每一篇必欲令注波於六  
經之淵披條於百代之畹誠放此不止余何云以得  
廷玉哉

陳季淵詩序

昔年嘗為人賦海東青詩有言此詩經斫雲公題絕  
似難復措手也併舉全章云々余記之不能忘來江  
東夾谷子括都事以使杭經過席間及前詩始知為  
畸亭陳季淵所作季淵京兆人與遺完裕之同輩遺  
山盛推下之他詩文極多海青詩斫雲外尚餘七章

皆青豪可諷既而子括云歸杭將倡率朋友之知畸  
亭者盡刻其所藏以傳會郡守朱侯適同其語忻然  
屬意以為不煩他人遂下諸學官為之彙叙釐正登  
載板本凡得古賦一古詩六律詩九十四絕句七樂  
府三自古文人才士能以著述名字聞於後世要自  
有不可泯滅然亦豈無不幸而不自傳者如杜子美  
稱節華長句至與李太白相埒而華無一語行世計  
當時苗連傾倒淋漓揮馮歌闌興盡不自收拾而諸  
公雖相賞愛或者不免脫落散失故為是可惜耳然  
則是編之傳不但後生可以想見中原文獻之美如

夾谷君之尚友朱侯之好事皆不易易得也

戴剡源先生文集卷之九

四明戴表元帥初

序

湯子文詩序

丹陽湯子文官余州時余方為民萬山中勢不得相  
往來而子文數以詩見交余重謝其意而心賢之  
濶絕十五年以為子文去而翱翔江湖之上當已執  
士大夫之珪乘客卿之車而開通侯之封久矣辛卯  
孟春忽邂逅于錢塘逆旅握手問寒暄竟復出詩若  
千篇相示曰自去子州所辛苦極力而得者纔此耳



余讀而味之則子文詩律麗清邃迥一如丘園書生  
山林處士之作搜羅蟲魚抉摘烟霞幾相忘於前日  
之為者嗟呼子文何以若是然乎富貴不足道然得  
而處之亦良不易使子文十五年之間幸能如衆人  
有所成就不過亦如衆人徒勞而已何苦勞於詩耶  
此事勿論、切於詩者余自學詩來見作詩人諱寒  
語兼不喜用書云二者能累詩是矣然古詩人作寒  
語無如淵明最多用書無如太白子美而三人詩傳  
至今不見累之也今吾子文詩二禁俱廢尤有夾然  
於余心者哉子文所居丹陽古詩國今交遊風流可

稱者有誰其江山高秀余平生雅愛游處也旦夕從  
子文歸而求之詩在是矣子文名炳龍

### 陳晦父詩序

世多言唐人能攻詩豈惟唐人自劉項二曹父子起  
兵間即皆能之無問文士至唐人乃設此以備科目  
人不能詩自無以行其名故不得不攻耳近世汴梁  
江浙諸公既不以名取人詩事幾廢人不攻詩不害  
為通儒余猶記與陳晦父昆弟為兒童時持筆索出  
里門所見名卿大夫十有八九出於場屋科舉其得  
之之道非明經則詞賦固無有以詩進者間有一二

以詩進謂之襍流人不齒錄惟天台閻風舒東野及  
余數人輩成進士早得以閑暇習之然亦自以不切  
之務每遇情思感動吟哦成章即私藏箱笥不敢以  
傳諸人譬之方士燒丹煉氣單門秘訣雖甚珍惜往  
徃非人間所通愛久之科舉場屋之弊俱革詩始大  
出而東野輩憔悴老死盡矣余亦鬢髮種種晦父在  
當時年最少且復五十餘作詩方工天固將遲其成  
使之行名以遇於世乎晦父詩凡若干卷疇昔已經  
閻風翁稱道者余不復舉之自括蒼以來縝而通清  
而有餘妍編諸唐人庶幾升堂而入其室者也

洪潛甫詩序

始詩卞梁諸公言詩絕無唐風其博瞻者謂之義山  
豁達者謂之樂天而已矣宣城梅聖俞出一變而為  
冲淡冲淡之至者可唐而天下之詩於是非聖俞不  
為然及其久也人知為聖俞而不知為唐豫章黃魯  
直出人一變而為雄厚雄厚之至者尤可唐而天下  
之時於是非魯直不發然及其久也人又知為魯直  
而不知為唐非聖俞魯直之不使人為唐也安於聖  
俞魯直而不自暇為唐也迺來百年間聖俞魯直之  
學皆厭永嘉葉正則倡四靈之目一變而為清圓清

圓之至者亦可唐而凡枵中捷口之後皆能託於四  
靈而益不暇為唐唐且不暇為尚安得古余自有知  
識以來日夜以此自愧見同學詩人亦願同愧之頭  
白齒搖無所成就來上饒得新安洪焱祖潛父潛父  
詩優游雋永處不減宣城沉著停蓄往々豫章杜中  
語視永嘉雕琢俯手而徐就之耳為之驚喜贊歎恨  
相得晚而潛父之年非余所及謙躬強志於書方無  
所不觀於理方無所不究誠若此其升階而趨唐入  
室而語古不患不自得之余憊矣不能從也大德八  
年九月朔日

許長卿詩序

酸醎甘苦之食各不勝其味也而善庖者調之能使  
之無味溫涼平烈之於藥各不勝其性也而善醫者  
製之能使之無性風雲月露虫魚草木以至人情世  
故之託於諸物各不勝其為迹也而善詩者用之能  
使之無迹是三者所為其事不同而同於為之之妙  
何者無味之味食始珍無性之性藥始勻無迹之迹  
詩始神也余自垂髫學詩以至皓首其間涉瀝榮枯  
得喪之變是不一態詩之難易精粗深淺亦不一致  
雖不敢自謂已有所就然不可謂之不勤其事也方

其勤之、初輦呻蹙縮經營轉折幾亦自厭其勞苦  
及為之、久積之、熟則又愔然資之以為樂戊戌  
之冬遇錢塘瑞石山許長卿於逆旅中與之商論及  
此長卿曰夫我則亦然蓋長卿生於二千石之家嘗  
通金馬門之籍從下士之列而游東諸侯之幕府最  
後遂為文相國知用志既不展則幅巾布衣浮沉民  
伍故其詩徘徊窈窕情鍾意劇如高漸離李龜年之  
過都歷國驚欣而悽愴也噫嗚慨慷神張氣旺如唐  
衢莊舄之懷思、士若不願居而中不能什也登山  
流水留連暢洽宋玉司馬相如之感遇而有所適也

掃門却軌呻吟沉著虞卿馮衍之獨行無與而莫之  
悔也嗚呼茲非余心之所同然者耶茲非人情世故  
之所託於無適之適者耶雖然長卿之齒在余後而  
才氣在於先非泊然無用於世者不得以余為比無  
室家極力孝養其母扁舟往來吳松震澤間鳶翔水  
峙見之使人毛髮清竦旦夕幸西游或當就而問之  
此中多車馬塵非論詩所也

李元覲詩序

括蒼諸老先生之賢而文者余猷及識長山葉公其  
稍後則梁君子奇又稍後則華南伯胡國器與余相

莫逆者也當是時括蒼衣冠名宦焱起為執政侍從  
諍諫官者六七輩不止浙河東西僑儒寄客依之成  
聲然至於談鄉曲學問淵源本末則諸公歎然各有  
所避讓每私居盛集長山翁幅巾癯肩專席中坐南  
伯國器之後攝齊群趨執簡交叩如師弟子惟子奇  
以嫌在遠不得至會所觀其一時會合風致浮沉雅  
俗餐吐華實真如建安鄴下元和郾城之遠而今想  
像何可復得庚子春有李元覲舜臣過余吳山坊中  
蓬蒿風雨之舍問其年與余同甲子也問其業與余  
同詞賦也問其居括蒼問其族其父兄疇昔與余同

集於長山翁之席者也於是元覲老而好詩呻吟嘯  
嚙心愈勤而身愈窮又不得寧其居而遊其事種々  
有與余相類者及為詩之曲折悲歎炎涼之感盛衰  
腴瘠之變疾徐繁簡古近之發開懷抵掌顛倒傾盡  
亦徃々多與余合嗟乎元覲乎夫身既已老而窮而  
方好詩以遊々將何之而詩復將為何用頌為詩亦  
窮不為之亦窮吾人姑毋尤詩惟遊當少止元覲歸  
山中疏少微清冷之風以為絲笙醜石林沆瀣之泉  
以為醪漿委蛇行吟徜徉醉歌詩不少康乎為我問  
訊長山翁子奇南伯國器之後之子若孫其亦有可

與元覲同遊者乎

董叔輝詩序

吾奉化前百數十年時地理去行都遠士大夫安於僻處無功名進趨於心言若不能出諸其口氣若不欲加諸其人閉門讀書以遠過咎耕田節用以奉公上雖無當塗赤々之名而躬行之實為有餘矣渡江以來鄉老之書天官之選信宿可以驛致加以中原僑儒裹書而來卜鄰而居朋俦薰蒸客主浸灌編戶由明經取名第者十有八九可謂詩書文物之盛而過飾之器必渝其素倍華之未易脫其根於是平時

恂：自重之夫濯纓鼓篋為時而興居有喧謠諷歎行有通名投贈聲華氣韻豈不愈偉求其復為前日惘扑默訥之俗何可得也董君叔輝之族為硯溪寺下潭頭三院當其盛時儒衣乘軒飛蓋者幾累百年然諸老大抵專以躬行明經為本故雖門戶俱相頡頏鄉里乃最稱獨為長者至於詞章學問澆注發泄無所不具而不肯塚刻鏤繪而為歌詩謂之江湖技痒耻而咲之以余所問惟叔輝之遠祖耐叟參軍有集藏于家其詩近樂天近世靜咲翁方嚴簡重不輕語出必談涉名教其詩近康節少允鄉貢公每見人即

說張武子姜克章作詩家法而不作詩即今文獻淒涼前後行輩荒蕩殆盡而叔輝孤承大宗遠紹墜業窮居教學之隙大肆其力於詩之成家無一不學而尤酷好余作見輒稱獎余投老空山單行無徒亦喜叔輝時佐之值一篇成相與倚桐葉為歌而折竹枝扣牛角和酬以為樂及是以嚼蠟編示余求評余評不評於嚼蠟編未能輕重抑蠟之成非一味叔輝之世其醞釀之積採頡之勞非一朝一夕矣遲其熟而嚼之其甘苦辛酸之變亦已詳且悉矣故余倦倦先之以諸老躬行明經之本若食之祭先吹飲之

祭先酒然不亦可乎

趙生詩序

往歲余遊金娥山中值天大雪上下岡澗一色急投寺門回顧已無行蹤寺僧款余附火坐定問案間何書乃張武子詩一巨編因取諷之窮昏晝不厭僧見余嗜之甚云有能詩趙翁纔去此可三十里許甚恨無畧刻從容机便不得相接叙也遲情上大梅山訪保福護聖趙翁在焉盖余里閭前輩出所謂秋汀詩中文游名字往有白玉蟾紫崖諸公亦及與張武子父子甥舅間相決余心異之夫白玉蟾以仙紫

厓以俠張武子以文今人談此三人令人脩然有  
宇宙外意而翁周旋其間良可人哉遊大梅山歸後  
翁死翁之子景嵩今又能以詩示余晚學不能知  
詩而知世間如白玉蟾紫厓張武子諸公必尚有盍  
往遊而求其人乎

國南仲詩後序

往時國温州使君官錢塘余方弱冠嘗熟遊其門值  
衣冠盛集鄉人自寧海至無慮累數十人以為詞  
宗賦伯談辯縱橫無所避獨胡俊父舒東野在坐則衆  
客停咏聽其談嘲以為咲然二公多說詩當其時自

二公外諸君皆薄詩不為使君居席端兩容之余間  
起遮使君挑二公欲私有所問輒握手不肯荅語然  
余心知其不必語也俊甫窮布衣得一官歸死使君  
歸自温州亦即弃我去獨東野老壽巍然高卧閭風  
香巖上三十年浙河以東學詩者朝暮至於以貧賤  
逐食時得一相遇從聞去歲又亦棄我去矣嗟乎  
余之慳乎其處於世豈曰不遇而今若是乎於是  
零丁忡悒神消氣耗若孤行無鄰若中渡奪揖有儒  
學子索詩一篇邂逅錢塘客問舍之其居寧海其氏  
國其字南仲其名煇蓋使君季子而余故人也發其



編閱所為序東野公也問嘗識俊甫否曰吾鄰且父  
友也逆而計其言當余在使君傍問詩二公時君垂  
髻跟蹠知狀也余為喜慰甚喜以幸使君之有子慰  
以私其孤窮而將振其陋也然君方欲余評詩君詩  
本有家法又經鄉先生二公爐鞴風姿格力已超脫  
凡近至於年加境變則識當自長此非他人可預雖  
使君與二公之初亦不以語余也然則是行也君歸  
而行吟坐嘯於南崗北澗之間翛然而喻矣

長汀和漁歌序

長汀和漢歌者州判官吳公熙載之所作也奉化之

為州其右連南明跨沃洲陰岩圍盤崇嶺疊積行人  
經從值天凍冥非篝明挾群不可以縱適其左蓬萊  
瀚海育風駭浪吞噉晝夜變態雖好遊之客亦  
不得安意而處惟州之皆腋通塗坦郊平達於北渡  
不五十里而清溪貫之紆徐縈迴水行者以舟程折  
計凡七十二汀近州之汀稍長謂之長汀人多漢  
每風休月淨時輕蓬小艇往來如織忽窈窕聞漢歌  
聲與鳴榔相交意像森峭非復人境汀中父老又相  
傳唐時又葉法師修真結壇汀津而白龍嘗來聽法  
又憨僧持布袋行丐市井一日因裸浴汀潭而人見

其背上有眼驚怪禮拜稱為古佛雖非事之必有要  
其山川光氣噴薄隱見自應為仙真神佛之所棲託  
熙載之從事於是州長官之墮者禮而權之專者簡  
而安之吏民之能者親而孚之不能者柔而勸之故  
居其職少勞而多暇獨喜為詩不能者柔而勸之故  
不能為漢作而作之趣與漢合又實常以公檄過  
從漢汀諳其風俗嗜好音節態度出語輒能道漢意  
汀漢安公之政樂公之為人見公之來喜動眉睫往  
往詩方脫編而汀漢已傳相成誦自下居至解印通  
作若干篇清純縝美如其性行一一可繕錄昔元次

山有浯溪詩劉禹錫有湖南竹枝歌近世名賢官跡  
所歷惠愛不可忘者皆謔其篇章長汀之歌其為吾  
州琬琰之鎮筵鐘之編手至大政元之季春既望叙

朱伊叟詩序

往時吾州鳧磯劉良佐有詩名其詩多山林田野之  
息江湖交游相為引重者吳郡范至能山陰陸務觀  
其尤也於詩浙中諸老林立寄公僑客自中原避兵  
來者泉集而吾州尤為淵藪衣冠談笑朝暮翕合若  
鳧機之後雖鷄衣芒屨塵垢滿面徒行於市井之間  
人豈有斬者哉自余為兒童猶及見父兄行年三

四十不遇則去而挾詩以遊或藏重草廬中莫不皆有王公之高千駟之貴嗟乎古先賢達不及識士窮如此豈不亦可以浩然無憾於世乎戊戌己亥歲余與鄉友朱伊叟相遇於錢塘逆旅白髮蒼髯皆老矣皆窮皆能以文字自樂而伊叟示余手抄詩一編讀之藻艷律熟於鳧機時：過之無不及也顧江湖交游不得范陸有位貌者以為之名雖相知如余輩聒聒何足為伊叟損益因相為扼腕太息而伊叟一不以為意惟殷勤欲知吾詩不可何如耳是其中愈非俗子所可窺測：留其編篋衍而書私情之感慨

者以復伊叟云

劉仲寬詩序

余少時喜學詩每見山林江湖中有能者則以問之其法人：不同有一老生云子欲學詩乎則先學游游成詩當自異於時方在父兄旁游何可得但時：取陸放翁入蜀記范至能吳舡錄之類張諸坐間想像上下計其往來何止日行數十萬里之為快已而得應科目出交接天下士大夫諳其鄉土風俗已而得官學江淮間航浮洪流車走魏坂風馳兩奔往：經見古今戰爭興廢處所雖未能盡平生之大觀要

自胸中瀟々然無復前時意態矣身又展轉更涉世  
故一時同學詩人眼前畧無在者後生輩因復推余  
能詩余故不自知其何如也然有來從余問詩余固  
不敢勸之以游及徐而攻其詩大抵其人之未遊者  
不如已遊者之暢遊之狹者不如遊之廣者之肆也  
嗚呼信有是哉番陽劉仲寬自其鄉索詩數十百篇  
東來不肯妄以示人而專求一言於余々讀之終帙  
其道整而鎮飭者升許丹陽之堂其頓挫而悠揚者  
摩黃豫章之壘訊其所以然非過從經歷足之所及  
目之所獲則一語不以營于心而諷諸口今觀卷中

山川草木雲烟虫鳥皆有餘徃年徑行踪跡無遺落  
者仲寬盖似與余不同謀而同法也抑仲寬年方盛  
仕方開材良氣銳遊恐不止於此方當裹糧載筆與  
中原燕趙梁宋齊魯諸名儒弦歌二南之風笙鏞九  
成之音其次尚當頌碧鷄賦鴻都歌于為予以發揚  
太平製作之美如此則游益廣詩益肆而非余哀窮  
拙陋者之所可知已

### 方端叟詩序

余於吳興方端叟以詩交三十年矣其初見在錢塘  
吳山下于時年方盛壯意氣踈爽詩如杜牧之落魄

放遊不顧人幸拘檢但欲自快胸臆耳再見在秦淮  
官舍詩如曹景宗得一州雖左右顧盼自如而終不  
如漁獵山澤間之為樂三見在山陰逆旅值流移初  
定相顧驚嗟嘻悵詩如張中郎海外遠歸神氣自完  
而容澤故少四見當大德庚子之春乃幸復在錢塘  
吳山下余既以飢窮裹書授徒而活忽：何暇作詩  
間作詩不過如李龜年頭白感慨悲歌對人羞澁人  
亦無與聽者此余自叙平生血氣盛衰之大畧也嘗  
舉以語端叟端叟曰夫我則不然吾自喜為詩以來  
遊江漢淮鄂最久江漢淮鄂間諸將吾識之幾盡異

時談封侯富貴之事如此諸其寄而今歸來窮山深  
谷中風露之與棲草樹之與鄰禽魚兔鹿之與群外  
之榮枯喧寂之役內之悲歡強弱之變是不一態而  
吾詩未嘗一日而廢吾所以出吾詩者亦未嘗一日  
而異也而子何以若是紛紛然乎余聆其言慙焉既  
而端叟示余一巨編通若干首徵余序余讀之信乎  
能克其言者也端叟居越諸暨諸暨之方與桐廬近  
學詩者大抵祖玄英先生玄英詩既高晚年更以節  
著端叟今年七十餘出處清謹余知其為玄英子孫  
不辱矣宜乎能克其言哉

吳僧室古師詩序

人之能以翰墨辭藝行名乎當時者未嘗不成於艱窮而敗於逸樂何者材動物也詩人之材其於翰墨辭藝動之尤近而切者也彼其營度於心鬼綿歷於耳目諷詠於口吻辛苦鍛鍊百折而後以其成言裁決而出之而詩傳焉其得之也勤其發之也精使有一毫昏憊眩惑之氣干之則百骸九竅將皆不為吾用而何清言之有乎今夫世俗膏梁聲色富貴豪華豢養之物固昏憊眩惑之所由出也吳僧崇古師生華亭錢氏世家當錢氏全盛時余婦合與之相連屢

過公軒綬填門駟訶塞塗歲時節朔休沐子弟褒衣靚飾嬉行庭巷略與四姓五侯家貴游何異崇古師娟娟然在鴈行中不知其何以能別異於人也齒日加勢日專而事日殊崇古師之所交吳人也所見所聞吳事也計其心雖欲不為吳不可得闊絕二十年余再來練塘漲湖間壯年歌游處所一一無復故物獨烟林水鳥相顧徘徊太息頗欲捐棄生理訪張季鷹天隨生之遺蹟而隱焉有緇袍而癯者袖詩一篇貺余閱之清馴而不枯抑怨而有章諗其刺崇古師也訊其族華亭錢氏也嗚呼使崇古師猶有其家富

貴豪華豢養之具所以昏憒眩惑人者去之不盡不  
苦其心不動搖其肌體豈暇若是專於詩耶蓋天扶  
其疾而納之以清能靈識此可以為崇古師賀而不  
可以為予也且又同時賢權相先者既皆歸于灰飛  
絕滅而錢氏子孫乃今猶以詩著不又重可幸歟崇  
古師勉之

圓至師詩文集序

圓至師詩文一卷師諱圓至字天隱江西高安姚氏  
子父兄宗鄰俱以進士科目起家獨喜為僧江上兵  
事起即去依袁州仰山雪岩欽禪師至元中自淮入

浙依承天覺菴真禪師天童月坡明禪師育王橫川  
輦禪師二十七年復歸廬山越四年建昌能仁虛席  
郡牧趙侯移文請居之二年竟棄去歸廬山卒於大  
德二年六月二十四日以上皆吳僧行魁師所記圓  
至師在天童育王時余遠授徒邵郭歷相遇於親友  
袁氏舍每見但好奕棋勞形苦心拈子移時呬嚅不  
即下骨貌素癯不善飲啖一語不肯為人說詩文性  
似厭聒然退而出其所作清馴峭削殆以理勝魁師  
又言在承天時亦留積砂三年積砂魁師所居有賢  
游從佳館穀苗之甚安既不得已歸廬山愈多病魁

師嘗兩泛長江問其安否今死又惧遺骨散墜為  
拾刊木磧砂以傳其氣象可謂能始終而天隱為少  
慰矣師可傳不但詩文今世言禪者亦多推天隱又  
或號筠溪牧潛云

魁師詩序

藝之於人有好之而不厭者以其樂也苟所樂之在  
此雖他有可樂者不好之矣千金之家終日次彈棊  
鞠而窮閭屨夫皇然摩鐱洒削雕鍛利瀛餘以給妻  
子此二塗所為樂不同而樂於所自養者同故當其  
疲精神窮昏晝忘飢渴而為之雖使師衰故叟歌周

南誦離騷於其側有不能暇聽何者所樂不存焉故  
也浮屠氏之枯室淡泊草衣而木食菽居而野游無  
富貴繁華之美於其心無貧賤急迫之勞於其体其  
於人世一切之累舉不可以相反而詩之為藝出於  
人之精能虛覺勞不撓形清不膠物又非若吹彈棊  
鞠之鄙褻而難成摩鐱洒削雕鍛之喧煩而為笑也  
則樂而好之是固其職余之少時徃來西湖三竺間  
見其徒能此者不一令人愛悅甚時能未能學詩學  
之固未能精因亦以為彼山林世外人適當然耳一  
來省事屏居同時先輩士大夫翕忽向盡始好為人



說詩以為樂尤喜與山林無世累者游而所見聞一  
不如昔戊戌己亥歲有魁師自吳中來屢相接前後  
袖詩貺余累十百篇指斥傾盡寄屬沈著讀其詩繁  
者鏘遙音簡者涵淳風窅而訊其能奔駒縱鶻拳拔  
俊聳飛丹幻寶閃爍迅發蓋於余少時所愛悅有過  
之無不及也嗟乎師之至此信其所自養與好而樂  
之者異於人耶將視他人以為異而在師能之則固  
適然耶問師所居吳中有良父兄治別業藏書致客  
規模風指凡皆出人意表師所以能縱游博交耳目  
肺腑豁無鄙滯者亦有成之而然也余家大慶士晚

年吳中好事者經理佳山林館留之迤邐遂居吳中  
余窮困何由就師結詩鄰乎

珣上人刪詩序

人之於言少繁而老簡彼其中固有定不定也言之  
至者為文而人之文有涉於刑名器數而作者不必  
皆出於自然惟夫詩則一由性情以生悲喜憂樂忽  
焉觸之而材力不與能焉此其老少之變繁簡之異  
豈得不有待而然哉珣上人學佛氏之道違世避俗  
與木石並居於大山長谷之中余不敢以常情論之  
顧獨喜為詩出所作十百篇示余謂余曰則吾刪之

余疑而嘆焉夫古之學佛之徒以吾書所載如支遁  
佛圖澄二人者於其時最號能言能使國君大臣  
公卿子弟人傾聽之然其言傳者其少將其所為  
言與今浮圖之言不侔乎抑固多有之而不見於吾  
書耳文教益衰詩律濫觴於是其徒始有棄其室  
之說而以能詩鳴于世者蓋兵亂已極衣冠之流鉛  
槩之士逃於其類而為之非佛氏之為教或當然也  
上人本三石陳氏儒家子年未四十氣貌塔然如不  
欲語今又厭詩之繁而務刪之是不待年之老而能  
簡於言者歟夫由佛氏之說則不如無言由吾之說

則氣識定而言當自簡上人其幸思之

珣上人再刪詩序

余識東玉師在紫芝山中且一年嘗為序所刪詩者  
也遷烏石之明日入剡源村省拜丘墓禮畢循溪行  
恍若有所失有衣緇褐之徒胫其行滕而來蓋東  
玉它里在焉余邀歸信宿見其雜習為超世忘物之  
說而溫篤孝友信乎仁義人也且別出一編既余曰  
子昔所歎於吾詩者吾刪之既矣吾歸而論之吾法  
於吾徒之言有所不屑而何子言之須乎雖然必為  
我竟言之余聞而益疑蓋佛之說異於吾之說者不

獨此也吾以百世千萬世為久而佛曰是旦莫之駭  
尔吾以九州四海為廣而佛曰是得其地初無幾何  
尔吾以生人以來莫克舜夫子為聖而佛曰是聖人  
於人間世而已尔其大者若是自餘刑名器數民物  
事為宜無所留於心而况飢渴寒暑之感昆虫草木  
之喻嚶然呻吟襍擾以為之辭者視之何直劍首  
之映哉何東玉詣於大而未能遺於小也吾觀東玉  
行應法言近道其必有所異於諸人之得者矣雖然  
東玉之道於今為盛載其輕單無累之身輔之以學  
將何行不可至何入不可得余憊矣不能從也家有

三老人方謀傭賃山樊之間動搖筋骸以治養其於  
其暇日脩閱種牧之書與溪丁野稚講而治之幸而  
征法不加餽粥無絕上下相保優游天年斯既多矣  
他日東玉遊行而歸過相勞問於是益出環聞詭觀  
以發藥其蔽陋是則余所望於平生還往者也餘何  
有哉餘何有哉

余景游樂府編序

詞章之体累變而為今之樂府猶字書降於後世累  
變而為草也草之於書樂府之於詞章礼法士所不  
為余於童時亦棄不學及後有聞乃知二藝者本為

不悖於古而余所知特未盡也今夫小學之家均毫  
布畫一人意而剗之千萬人楷而習之者世之所謂  
正書而古法之壞則自夫正書者始也放焉而為草  
草之自然其視篆隸相去反無幾耳國風雅頌古人  
所以被絃歌而薦郊廟其流而不失正猶用之房中  
焉此樂府之所由濫觴也余嘗得先漢以來歌詩誦  
之大抵樂府而已宋梁之間詩有律體而繼之作者  
遂一守而不變声病偶儻歲深月盛以至於唐人之  
衰而詩始自為家矣其為樂府者又溢而陷於留連  
荒蕩杯酒狎邪之辭故學者諱而不言以為必有託

焉陳禮義而不煩舒性情而不亂其事寧出於詩劉  
夢得有言五音與政通而文章與時高下樂府之道  
豈端使然同鄉友朱君景遊自絕四方之事捐書避  
俗日課樂府一二章有所憤切有所好悅有所感嘆  
有所諷刺一繫之於此編成久之不敢以示人而先  
私於余、躍然曰此固疇昔所悔以為未及盡知者  
也君強記洽聞法度脩謹故其所作援古多而諧今  
少覽者多有以余為知言

王德玉樂府倡荅小序

往年客錢塘與金仁翁劉養源翁處靜輦商略樂府

往往花朝月夕皆能自為而自歌之余雖不能輒從  
旁附掌繫節稱善亦一時之快也聚散三十年升沉  
工拙是非賢否悉所不問獨江湖交友過後之樂時  
時未能去心耳覽山陰王德玉此卷令人恍然慰喜  
然得玉世家學問詞語佳處自不減吾仁翁其所從  
遊永嘉陳用賓淳安胡天放諸公皆耆儒名輩醞籍  
自重亦無養源處靜留連放蕩之態余末路得翱翔  
其間良可自慶惜乎材思益衰無以映發聊作小序  
附名篇端譬若侏儒顧優而笑曰彼長者豈欺我哉

九卷終

戴剡源先生文集目錄

第肆冊

卷之十

序

富春孫氏族譜序

秣陵翁氏族譜序

李氏族譜後序

臧氏家集序

褒中襟詠圖詩序

旌表節婦徐夫人詩序

賈母滑氏夫人詩序

東平杜氏析岱宗事序

楊氏池堂讌集詩序

牡丹讌席詩序

八月十六日東園玩月詩序

北山小序

遊雲門若耶溪詩序

遊南岩詩序

陵陽牟氏壽席詩序

城中倡和小序

遊蘭亭詩序

卷之十一

序

客婁東冬夜會合詩序

王丞公避地編序

王敬叔詩序

顧伯玉詩文稿序

紫陽方便君文集序

恒莊詩序

千峰洲倡序

陸孟孫字士宗序

袁鈞字德衡序

史景正字序

陳處度字序

王一初名字序

曹仲達字序

袁氏子字說

史昭父字序

王仲昭字說

卷之十二

序

陳公輔字序

陳養直字序

陳同與弟同字序

字三友序

陳景惠諸子名字序

陳氏三子字序

趙氏二子字序

曹氏四子字序

唐氏十子字序

凌氏二子字序

宋史君七子字序

張訓之字序

道上人字逢源序

陸原章字序

送袁洎長赴鹿澤序

戴剡源先生文集卷之十

四明戴表元帥初

序

富春孫氏族譜序

富春孫氏在東漢時有長官者死葬餘姚四明山中  
子孫從而家焉然越千有餘里至宋之乾道淳熙間  
始有以學行著又百有餘年而遂為大族名卿望郎  
良守牧賢師儒萃於其門盛哉顧世代愈深而譜牒  
不立夫世代愈深則恩疎而忘祖譜牒不立則傳久  
而失宗有國子監進士姪字叔高慨然以為病家詢



戶間旬纂月緝凡寢廟之所藏碑碣之所存父兄姻  
故之所知心思耳目精力之所可得而及者蒐討畧  
備亦既可譜教世蓋已無復遺憾矣其心思耳目精  
力之不得而及維孝子順孫夫如之何一日偶得先世  
嘗為浮屠氏之教者教抵於塵煤鼠蠹中自具譜以  
上於是又得諱第居娶男女生卒葬之歲月者數世  
而譜遂完嗚呼以孫氏之積必待二千年之久然後  
始大而其子孫始克為譜度東南士大夫世家固少  
有能致此者若進士之純誠篤孝日夜恐墜失其先  
緒殫勤盡瘁然後僅以成就皆余所愧歎而不及者

也進士君作譜兼有書法某男子長而能為人子弟  
若父兄某女子嫁而能為人婦若母與其有犯失也  
皆借書之讀其譜者勸戒生焉譜既成其群從兄弟  
之賢而有力者有相與糾令其族人使行為一第以  
五行相生之義第為二十字以傳永久曰如此周而  
復始吾長幼昭穆可以百世而不亂其族人窮老廢  
疾孤寡不能自立婚嫁葬埋之不能舉者又皆為條  
畫以賙恤之孫氏之義風代方興而未已也餘姚他  
孫甚多惟祖長官者自別其望曰富春故曰富春孫

氏譜

秣陵翁氏譜序

氏族之難言久矣世之賢而有知識者雖欲求之而不能得不賢而無知識棄之而不求者固不論也蓋古之所謂同姓昭昭穆々百世而宗不遷離鄉去土疏支別屬有慶忌或絕而婚娶不容以相通謂若唐與陶陳與胡之類是已而近世自其近而可推者則已不問嗚呼是孰使之哉余嘗見廬陵歐陽公孩提之歲而喪其所天流離艱苦寄食他氏稍長大發憤問學即痛念宗緒之凋疎而為之訪求纂緝定次為歐陽氏譜一編他日至謂人曰人而不知族姓所

自出者則無以別於禽獸蓋深切齒於此矣一時游從諸賢相與激發故眉山之譜祖味道而南豐公宗鄩子然亦臆度倚傍而言之尔而此三族者其本末幸而猶若可攷故言之而通自古昔喪亂以來族愈大者散失愈深而混奪愈甚則雖有賢者固無如之何也秣陵之翁有變者以譜示余閱之由其高大父通直公而上通於楚國左臣紈牽繩連可數者五十七世又田楚國左臣而上通之於軒轅少典數千世之遠而可以一目盡也嗟乎美哉間嘗問其故則潛然曰夔之生也幼而孤惟其不忍翁氏之宗將由我而

忘焉而為此也且非我也獨能之雖生之悅而凡翁  
氏之顯人靡不知也姻連中外有所可知於翁氏者  
靡不求也知之求之而靡不考也故是譜也幸而傳  
余於是既為傳錄其大畧可備攷證者于家而有感  
於廬陵公之事因舉而贊之以成其志且以益廣其  
學云

李氏族譜後序

奉化江口李氏其先自閩來明至秉義復以盛德者  
起身其諸孫多美而文皆能因緣科目以取貴顯當  
其盛時舉族幾無布衣蓋江南之取士有二塗其一

曰進士科甲其法以三歲之秋舉于鄉于漕于國于  
監試用經義詩賦論策明歲春再試儀曹中即遊之  
大廷策之第為五甲而高下皆授之官其二曰三舍  
法其法儀曹於春試進士畢取去歲秋舉之見遺而  
不忍棄者單試之經義詩賦中即升之成均曰外舍  
生以經義詩賦論策月各一試而學官自考之曰私  
試歲終較其優升內舍曰外優、成而取內舍生月  
攷之歲終較其優曰內優、成儀曹再歲取內舍生  
通試之為優平二等曰上舍試內優成而再入優為  
上等上舍授官比進士第二人其次一優一平為中

等上舍其次二平為不等上舍與教授而通名之曰  
釋褐外舍生之未升也儀曹又每春以經義詩賦論  
策一試之亦分優平曰公試既升而試如上舍法李  
氏之興自族譜外有傳科錄別戴子孫中諸科者名  
字有棣華集載子孫中諸科之文以其法之細且煩  
得之宜艱而李氏於傳科也歲無虛籍於棣華也月  
不停書如此垂七十年殆亦可謂盛矣兵火以來高  
堂列字作為灰塵傳科棣華之彷彿不可復考而  
舊譜亦再以燬廢於是江口水鎮通直公之子明新以為  
懼日夜以所記憶精詢備葺而譜得略完惟是

漏落者不能增加傳聞者且將就盡為之撫然不寧  
而微言於余余家三世成均與李氏為硯席交知其  
事不為不熟且亦自懼宗祧荒涼後有問閭閻曲折  
於見輩者卒無以對因取身履目觀之故備陳之附  
書譜後比之紀遊述夢萬一或有攷焉若夫李氏祖  
澤積累之源則有傳龜宗鑑建炎備禦錄江口橋記  
及諸墓碣去之百世不可磨也

### 臧氏家集序

吾州臧氏自鄱陽東遷以余所知十數公皆鏘然  
能用其文辭氣誼行名儒林間而吏部公正子最著

然其家單矣自餘往往清純自持純甚者業醫聞其  
先人世精醫之全活人不可計故天報之以賤子孫  
云每鄉國大比若試于禮官臧氏昆弟子姓群然爛  
班籍中蓋亦可謂盛矣而番陽之族余以遠未之聞  
焉丙申季春始識廷瑞於宣廷瑞番陽族之錡然  
者也鄱陽距宣尤近其來宣者言其族之在其州猶  
其在吾州者也於是加嘆慕焉既而廷瑞出具世譜  
載其著者爵位名字凡鄱陽與吾州之族皆備又附  
繫遺文人為一編嗚呼富哉昔太史公既廣覽奇書  
軼傳作成史記其辭偉矣而自序家世舊文如劍論

等類亦不遺棄王仲通稱其先人銅川府君以上人  
人有述仁人孝子之於其宗固如是乎廷瑞之作視  
二公尤廣當學衰族散之久而極力從事於此其志  
尤可尚也惜乎余陋不足以發其事廷瑞嘗中童子  
科當仕矣今猶強力而吾州之族國史公之後方以  
廉譽進為於時天庶幾未忘臧氏也哉

褒中襍詠圖詩序

異時聞閩陝多奇士其山川峭深風氣清厚懷珍負  
異而隱者可以為鄭子真逢時撫運而起者可以為  
諸葛公皆無所愧怍於人世而惜強壯之年道里隔

絕不得接識其人以為不憚迨於混一車馬慨置可  
相往來而老億及之所居又海濱遐壤非進趨當世  
者所屑至以故常有齟齬窮陋之嘆乃不自意諸公  
憐其無營荐授之一秩得以職事受察於今江東廉  
訪僉事王公而因以講聞先大夫褒中先生之為人  
先生博學而通宏材而潛余也何足以知之而僉事  
公淵源文雅猷為器業川驅霆行春煦霜肅寬不容  
姦廣不剝物觀公之施於身達於吏民推其本於家  
庭者可以得先生萬分之一焉先生嘗著褒中襟詠  
若干篇隱居之懷經濟之職陶寫具備其在憲臺商  
左山魏中丞閣徐二承旨之流皆為之叙述稱贊來  
江南高郎中趙學士復寓諸畫圖以相暎發余實不  
揆輒亦附辭各題之下以致想像尊慕而併書所以  
然之故于右方詩不云手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先  
生有焉

旌表節婦徐夫人詩序

人之常情以物與人而人能守之不失則愛之也愈  
甚天之與物於人其何獨不然天之所與人之物莫  
貴重於其身而又與之以守其身之物曰禮義人受  
天之所與而能守禮義不失其貴重之身者天亦不

失其愛而常扶持之故孤嫠寡弱之家艱閔勤苦百折能行人之所難行則生於其門者為子必孝為臣必忠而其人必康強壽考及見幼穉之成而身享其報此天理之自然人事之必至如炊之食如種之穫可坐而待其熟也浙東部使者拜降公之母太夫人徐氏生公而寡太夫人秉不欺之節躬靡它之誓內謹祭饋外勤師資朝晡暮祝動不違正迨公業成名立遂陪台垣儀憲府出藩入從左侯右伯而太夫人與軒綵衣委蛇就養金嬰錦誥便蕃受寵人以為康強壽考享禮義守身之報而取愛於天者豈不在茲

乎己亥之夏有命即所居第旌表如式有司題其門曰旌表節婦徐氏夫人之門轟轟乎又風熾乎當塗沈沈乎頌聲流乎寰區於是縉紳士大夫侈其事者咸作為歌詩以播颺積善之慶且上以光孝治而下以勸禮俗余之昔也受廬於公為民又嘗登堂為客歆艷贊慕之日深矣謹題誦所聞題辭其編首云

賈母滑氏夫人詩序

古者內諱不出門外言不入閭婦人女子而以名字聞於人難矣世德之衰始有嫠居貞節之譽班班簡書間然宋共執經蹈死左氏尚惜其無權已清肥家

蒙褒史遷不以為知禮求諸婉妾執法從容名義嚴  
而有政慈而能斷若今賈母滑夫人者近世鮮有往  
古亦無愧焉夫人居趙州相鄉滑里嫁同縣儒者賈  
府君年二十四生二女二男而府君沒於時孩幼滿  
室舅姑耄衰夫人俯躬艱勞仰備珍養支傾補羸晨  
夜靡息二老人者安其經營皆以高年樂終及時招  
師資選婚偶遂以餘力改厝先親之墓殯者四世賈  
氏綱紀資業倍振於府君存時大德庶子歲於是男  
庭瑞以承事即來江浙為中書行署都事年三十九  
數始孤之期三十有一年矣而甚勤其官苞苴之謁

不行冰蘖之操日著緋衣象板負軒錦書出儀都察  
入侍親膳誠宦游之美家教之飭而造物者矜其苦  
節報之以材賢而享其慶也嗟乎盛哉南北縉紳肅  
布之士交為歌詩以頌歎美德謂表元之舊也嘗為  
文學掌故俾以古義發題篇端謹為叙次本末如石

東平杜氏祈岱宗事序

鬼神之事自孔氏以來難言之曰其難言而世之人  
諉為茫、吉善者無所恃悖逆者益無所憚不知古  
先聖王雖不日騰其說以求人之震眩而初亦未嘗  
廢也故有古筮有盟詛有殊禳禴禱之禮而人之愛



厚其親者至有減年以相益移禍以自損其事往  
有時而信其為儒者又正言以非之曰天之道豈若  
是瀆而甚者又擬人之近名而言之也嗚呼金滕之  
書載武王病而周公為第款代其死使非仲尼存之  
於經則人亦豈信之哉東平社克仁容山陰其兄以  
檄出餘妣俱病疫克仁念其家自嚴侯開東藩即有  
名宦之籍今兄弟南來相依而生死不可知且父遠  
恐遺無窮憂則私禱岱宗願損已十齡以延其兄幸  
萬有一得良愈即歸自家步拜詣祠下謝神既而皆  
愈克仁如其言步拜詣祠下謝神巫請其故驚異之

事遂漸聞於人亡大夫尋各為詞章嗟歎以激摩派  
俗之降於私而薄於義者而示以論於余於岱宗  
之能生死壽夭人其理不可知也然岱宗無神則已  
岱宗有神不以與杜氏兄弟而誰與而其事則孔氏  
之徒所難言後世以為疑而古先聖王之所不廢者  
也遂為畧書梗槩而歸其卷杜氏云

楊氏池堂燕集詩序

丙戌之春山陰徐天祐斯萬王沂孫聖與鄞戴表元  
率初台陳方申夫番洪師中行皆客于杭先世雪  
周密公謹與杭楊承之大受有連依之居杭大受和

武恭王諸孫其居之死蘂多引外湖之泉以為池泉  
流環迴斗折洧然縈穿廷間林篁覆之禽魚飛遊  
雖在城市而具山溪之觀而流觴曲水者謂泉之最  
著也公謹樂而安之久之大受昆弟損其餘地之西  
偏使自營別第以居公謹遂亦為杭人杭人之有文  
者仇遠仁近白珽廷玉屠約存博張模仲實孫晉康  
侯曾良吏之才朱棻文芳日從之遊及是公謹以三  
月五日將脩蘭亭故事合居游之士凡十有四人共  
讌于曲水客皆諾如約而大雷雨作自朝達晝不止  
官塗水尺行者病涉十回人之中其六不至公謹望

望然翼之起視曲水則既漫為壑而曰余惟客缺  
是愧若飲豈必曲水哉乃揖其左者遷酒與者近集  
於臨池之堂背堂有危樓翼然俯納衆碧大受又特  
具禮頷客涉之既而復于初公謹大出所蓄古器物  
享客為好或膝琴而絃或手矢而壺或目圖與書而  
口歌以呼醉醒莊諧駢譁競押各不知人世之有盛  
衰今古而窮達壯老之歷乎其身也酒半有作而歎  
曰茲遊樂哉其有思乎抑亦知天茲遊之所由起乎  
蓋夫茲遊者蘭亭之變蘭亭者鄭國風溱洧之變也  
鄭之溱洧在當時小人知漸之而晉之蘭亭在後世

君子以為善也雖然人生而感樂哀之情猶天時之不能廢於寒暑其發之有節而道寸之有故苟使變而不失正則歲時樂遊以盡人事之適豈惟君子雖先王張弛之道其孰能廢之方晉之末逸故都之氓處五方之中向習累世之盛男袿女袂春遊而後為固其閭閻委巷之所通行也晉之既遷名士大夫僑居而露宿愁苦而嗟咨有願為盛時故都之氓不可得矣故且駕言出遊以寫我憂而何擇於禊之有吾觀蘭亭一時臨流拔筆之作率聒嚅暗黯如長沮荷蕢宜然而遠懷其能言者不過達生捐累如莊周脩

然羨死灰枯骸之適若是者謂之樂乎非耶今吾人之集於斯也宜又不得視晉人而樂於晉人何耶於是坐中之壯者茫然以思長者愀然以悲向之嘆者歛幡然以辭既而謹曰事適有所寄也今日之事知飲酒而已非歎所也且我何用遠知古人盍各為辭以達其志辭達之志莫如詩公謹遂取十四韻拆為之籌使在者人探而賦之不至者授之所探而徵之得其韻為古體詩若干言得其韻為近體詩若干言群篇鼎成、有倫理是庶幾託晉賢之達而返鄭風之變也已矣因次第聯為巨編而命表元為之序

牡丹燕席詩序

人之於交遊會合談燕之樂當其樂時不知其可慕也事去而息之則始茫然有追扳不及之歎渡江兵休久名家文人漸、脩還承平館閣故事而循王孫張功父使君以好客聞天下當是時遇佳風日花時月夕功父必開玉照堂置酒樂客其客廬陵楊廷秀山陰陸務觀浮梁姜堯章之後以十數至輒歡飲浩歌窮晝夜忘去明日醉中唱酌詩或樂府詞疊、傳都下都下人門抄戶誦以為盛事然或半旬十日不尔則諸公嘲訝問故之書至矣嗟夫此非故家遺澤

余所謂追扳而不獲者耶大德戊戌春功父諸孫之賢而文者國器甫復尋墜典自天目山致名本牡丹百餘歸第中以三月九日大享容瓶壘設張屏筵綉輝衣冠之華詠諧之歡咸曰自多事以來所未易有是樂也不可以無述於是國器甫與永嘉陳、等各採韵賦詩通得古律若干篇而命前進士剡源戴表元序其卷端云

八月十六日張園玩月詩序

斯人之居斯世雖學道不可以過勞於是乎必有時節燕遊詠歌之樂以節適其筋骸而調娛其血氣其

盡游之樂非遠之乎山林寬閑曠野之處則不暢固  
亦有因勞而求樂未樂而返勞者矣幸而得其遊而  
可樂然四時之中值乎冬夏隆寒毒暑則不可出可  
出而遊者惟春秋而春氣喧燭不如秋清故自古騷  
人逸士以中秋玩月為四時樂遊之最大德戊戌歲  
八月十五夜望舒掩其明遊者闕然乃以次夕令讌  
于君子軒之圃主清河張模仲實其族煇如晦烈  
景忠客剡源戴表元率初錢塘屠約存博龍泉陳康  
祖無逸會稽王潤之德玉戴錫祖禹嘉興領文琛伯  
玉侍游者仲實之子炬熿如晦之子奎兄逸之子繹

曾是夕也雲河豁舒風露始爽客主諸人談諧莊諧  
嘯歌起止各盡其趣而圃在杭廛闐闐中略無囂聲  
深垣窈徑芳林遠榭居然今人有山谷意酒半有歌  
退之贈張切曾長句者遂取其末章分韻賦詩以為  
樂夫其遊足以散勞而不煩飲足以合歡而不亂氣  
清而能群樂最而有文是豈非學道者之所許而騷  
人逸士之事也耶明日聯其詩一編而為表元之齒  
消長於諸客也命以為序云

北山小序

大德己亥之春前清明二日余與頌伯玉約遊北山

訪林以道騎過陳無逸要之俱行以道之居去北山  
尚二里而遠至巳日高春留飲少憇以道遂導余三  
人者循冷泉穿玲瓏巖緣三天竺出小陌復南入彌  
陀寺謁大山恢師初遊時自不擬即歸謂幸可留得  
留為佳尔至是恢師一見以文墨故家相厚諸客殊  
無去意行談坐歌俯仰自在倦劇夜向深終就枕席  
聞山雨洶、聲窓戶搖動如卧揚灑左里舟中也明  
日飯已恢師復留以道之子自其居載醴食末稍出  
就彌陀西小精廬享之大醉客主將各散去因分韻  
賦詩記懽而属余序其編首無逸伯玉吳士余家近

越於恢師以道父子蓋鄉里云是日剡源載表元率  
初序

遊雲門若耶溪詩序

出稽山門東南三十里得陶山魁然一佳塢也於時  
暮春湍林畫鳥散坐索、有涼氣夜分尤甚臥者聞  
巖上虎聲詰朝問人非虎也出山盡東六七里一溪  
清紘如帶車者云即若耶溪、上有任公子釣臺歎  
恍無復人境迺知唐詩人夸詡非虛語彼王謝輩懷  
章綬携導從而遊直以不能遽尔舍去故耶溪忽縈  
忽直山乍昂乍伏左右頽皆會人意稍轉登明覺寺

諸勝一、在眼中穿西望碧惟四懸雲門寺也初遊  
陶山小雨至若耶尚陰暄近雲門天日始盡清朗遂  
投元上人竹房飲酒、酣倚頽况所題松樹酌葛翁  
甘井泉分韻詠詩自永嘉陳用賓而下通十四人皆  
賦之詩成剡源戴表元序之

### 遊南岩詩序

余既棄古業以文學掾至信州蓋老而遠行意惻然  
不自聊頗聞州之南有危岩空寬僧廬其中林泉溜  
清禽鳥往來幸而一遊得以發鬱積舒固滯然至官  
四閱月不能遂也迺季秋二十有八日高春約朋客

出關駕輕舟西浮可七八里許捨舟遵小徑益南坡  
壠高下起伏又三里許得岩形如剖瓠穰實懸綴飛  
層仰積橫嶂旁豁崩端欹窮未半倏湧居者緣其餘  
隙磬坐宗斷步道曲會人意岩東有泉時、出一滴  
石罅中地宜拒霜花於時暄晴光彩穠澤可愛滿岩  
鑿來游人名氏前漫後缺獨朱晦翁辛幼安題蹤儼  
然教之適百二十年歲月日與今游皆相同良為奇  
事岩西攀磴上小窩無數其一稍盤窈云古有得道  
老釋結坐於此平出轉南踈矗一石峰相直次第刻  
成立梯者五登其巔州城郭可俯瞰今極力及四梯

不敢盡登而止所見已不貲矣初約以昏歸抵岩既  
晡遂治宿具歌飲岩中夜向深氣倍淒峭非人境凌  
晨再周遭按歷俱不忍去是游之爭取饌於漁因庖  
於樵假笔於圃堆甯羶壺酒糜米燭寮客有豫携者  
驩縱之劇他無比喻垂歸忽自咲余也因習於山居  
平生行吳楚間見岩不少而獨為此番連不能忘情  
何耶余既不自持抑諸人者方英年盛氣又多土居  
何為亦復若是慘乎於是分韵谷賦詩一篇同游  
者大名王應夔景然先歸餘客鉛山虞舜臣舜民宗  
如曾吾省上饒鄭仁則、榮曾道華、父徐如礪若

金玉叔太正輔叔謙自牧則榮之子義榮香陽湯及  
翁及翁而余剡源戴表元帥初是為歲大德壬寅歲  
良月朔日序

陵陽牟氏壽席詩序

天下之樂有可以力得之者有不可以力而惟其所  
欲則得之者可以力得之者富貴紛華燕私之奉皆  
是也不可以力而惟其所欲則得之者家庭顏色起  
居飲食甘旨之情是也士大夫當鍾鳴鼎食時豢養  
百為纖息如意勢足以厚其親而行須與衛居仰安  
完祀或有以煩馳暇或有以勞奪至於窮栖寥處杯



漿爵酒饗鮮粒食非心營手治則不能給可謂艱薄  
已甚然即而將之其歡忻暢悅及過於備物之享何  
也力在外可屈而情由中難量也陵陽年先生自還  
會稽使者節食貧如辛臥苕溪上二十餘年夫人同  
郡鄧氏昆陵使君之子冬官二卿秀巖李先生之外  
孫家世軒冕忘其貴奢相與隱約產息煩衍更衣而  
燠併釜而飽清風苦節與陶淵明家伉儷翁稚相同  
人皆高其賢而嘆其約也丙申春先主年七十其長  
子余同年第成甫帥諸弟大設醴食私第為二親壽  
二親燕而樂之游從朋客甥孫中外聞而為詩以歌

吟頌美者累十百人越三年歲己亥春鄧夫人復七  
十成甫復帥諸弟設醴食如前禮二親加樂焉於是  
聞者相率為詩以歌吟誦美而余適預名其間咸以  
為是事兵革以來衣冠闕閱之所無有餘重自惟念  
以年鄧蜀大家先生父子又東南久宦極今之豐宜  
不能親昔之儉而其情歡忻暢悅如是衆人之歌吟  
頌美如是、吾徒所為優游自得於斯世者真不係  
於外物之去來由今而後聞風而作感義而起知人  
人孝德之易為而明時禮俗之將成也遂率意為辭  
表諸篇端而題為陵陽年氏壽席詩序

城東倡和小序

余少時學詩誦夫子之說曰可以興可以觀可以怨  
易知也至於可以群而難之有老先生教余汝他日  
當自解此非可以言語悟也蓋自弱冠出游至於今  
聞歷三紀平生所過從延接貴賤浮沉賢愚聚散無  
慮千數至是而始略知夫交之難而尤未知群之難  
也非群之道難於交而交之可致不如群之不可致  
也交之群莫盛於杭於是歲在大德戊戌嘉興頌伯  
玉客至杭東城杭之賢而文者皆與之游而屠存博  
白廷玉以歲晏立春前一日過廬清談劇飲甚適既

少倦即相與循閣堦步江皋眺太伯錢鏐之荒墟吊  
陶朱子胥之遺跡意色蒼莽襟神飛踈退而存博遂  
先成古詩二韵六言五章以紀其事既而廷玉有和  
廷玉既和人別為詩而張仲實陳無逸諸賢又皆有  
和詩遂不可勝紀其氣和椒蘭之交繁而郁也其音  
如蕭鍾之迭居而不亂也其數如針芥磁鉄之不相  
遠而相入也噫嘻美哉其群矣哉余也山野土木之  
人無能預於茲集而知舊憐其流離每不踈外辱以  
小序見命不敢固辭私心亦喜交道之有群而詩學  
之少驗也而為同業者願之因附繫其頌嘆云

遊蘭亭詩序

蘭亭自右軍後一千年人無繼其游者山川人情古今賢愚不相遠蓋豈無游者而人不傳耳至元甲午之春於是部使者東平王公新蘭亭右軍之祠塾且再歲荒原廢墟粉堊翔湧今使者河南秋公 惟踵臨教治益洽當三月三日 右軍肖像遠成王氏子孫之賢而文者曰子才拜荐牲酒祠下遂詣曲水流杯序飲如永和脩禊故事當是時兩使者前後至越以詞翰風流接士聲撼江浙東平公雖去越行部相望而河南公欣禮之成縫衣我冠彌巷滿谷山翁野叟

奔走出覩先是東平公即塾招明師選童稚之秀者以為諸生至是命之當席拱群誦永和諸賢蘭亭詩音容諧同情孔清邕凡在飲者無不懽懽中飲有坐而嘆曰美哉游乎自吾具耳目以來所未始睹識也獨未知較永和諸賢時何如昔仲尼感逝川羊公悲峴山後吾人一千年亦能使人瞻暮咨嗟嘆想如吾人於永和否是未可知也既又作而非之者曰子何以古人為哉子不觀夫杯乎今夫杯油然隨風而行浮然乘波而流盛醇駕輕若浮若沉前行既迂而後至者亦莫能自休焉今吾人之游於世有以異

於杯之游於水乎今人之不能為古人猶古人之不能為今人也而何羨乎且人若不自知當永和諸賢徘徊几席間取快一時豈暇豫期後世事若然者徒敗人意耳今日之事且極飲為樂安知後來者不羨從吾今日而不可得乎飲酣遂取右軍詩為韵人探一韵、成一篇自河南公以下總得詩若干篇而屬剡源戴表元為之序

客樓東冬夜會令詩序

五官四体之於人皆不能以無後、而有所獲則因而資之以為樂農之於耕商之於市百工之各於其

業當其衝風埃觸霧潦艱難曲折窮心思之所營殫筋力之所獵而後能有區、之贏餘或終朝一息或窮年暫逸幸而值之則收形神散肌膚與妻孥姻黨笑談讌集以展平生之綢繆以補尋常企願之所不及豈徒若是而已人之能以功名志業致其大欲於世者雖賢愚臧否為人稱慕姍笑之不同而皆未有不為而成者也况若吾人之云、進無所榮於時退無所佚於家疲其窮苦其心自見童佔嗶學誦間闕於名實之得喪顛頓於事物之变迁其勤勞又有過於農賈百工者矣而欲何所成而何所賢以為樂耶

於是必有默然而自喻者焉而不必人之同之也雖  
不必人之同之而必有同之者焉何者四海之廣也  
千萬人之衆也我為迂人必亦有為迂者焉我為獨人  
必有亦為獨者焉大德戍戍之孟冬余客杭久且念  
歸而方韶卿自婺至顧伯玉自秀至一夕不約而會  
會于雲陳元逸之邨四人者皆窮皆好迂行獨間閨  
顛頓而不悔而余與韶卿老矣相顧尤不能為情因  
相留止宿無逸大出酒炙饌具相飲飲左觴右奕前  
歌後笑至於語洽氣酣感慨之極則又各以古今名  
義相振激春撞擺闔略無道塗羈旅之感意度相與

驩甚夫由貧賤而得其求者樂止於妻孥姻黨而已  
耳富貴而肆其欲者樂止於多僮奴侈賓游美衣豐  
食則亦不足矣而豈復有賢於吾四人相與者耶是  
果有與吾同不悔於徒勞者耶夜聿云半詩籌再探  
群篇告成所有序引是月二十有三剡源戴表元有  
序

戴剡源先生文集卷之十一

四明戴表元帥初

序

王丞公避地編序

父黨王丞公子兼字達善避地編古律詩雜著凡七十五篇始丞公以文學行義傑立鄉閭間余初為童居相距無半舍不能識也來錢塘乃始邂逅定為忘年友聚散數歲各守一官江浙不相聞乙亥之夏皆失仕歸余又買庐並公為隣於世疇昔重郵累駕之不可接者一旦盡得之當是時兩家生產亦立徒有

六經諸史先秦以來古文奇刻處士之書合數百千  
卷每閑暇時留連聚論日至五六往返間又為歌詞  
韻語以發其燕居之娛私心甚幸以為吾徒雖不得  
志於世固有以樂矣越明年兵聲撼海上村郊之民  
往々持橐束緼而立嗣塵起即遁余與公勢不得止  
倉皇棄其故業指山中可舍者為之歸蓋其事不能  
相謀而流漓轉徙困頓百折不自意復相出於天台  
南峽之麓自是而行同塗止同旅交同友客同門急  
則傳聲疾呼老穉携挈以遁湏臾之命緩則握手勞  
若流涕譬釋以寬離鄉棄土之戚此於人情何所暇

逸而長篇大章交至迭出悵々不知其身危受死禍  
而飢渴寒凍之號其後也將痛極感深力不可措遂  
且猖狂放恣以暢其鬱滯而不自知耶今觀編中次  
第一、而在竊嘗想像當時交際間事惟馬隩時為  
詳或臨流據石佇息而遲成或褰裳擲筆率意而立  
就獨吾丞公鬚眉老蒼矩步龍席至一字不肯出口  
少然迫之而作語盡道研音度諧合比事屬辭默寫  
如注衆客始為傾嘆自失而已若無有焉是不亦盛  
德長者人哉公平生他所論著悉燬于火既出峽率  
妻孥耕爨地而食終日言不及利天果不欲喪斯文

乎何其老而堅也余雖不材旦夕從東阡南陌後和  
叩牛之行歌續負卷之坐論尚能為公好之

王敬叔詩序

金華王敬叔示余古近詩若干篇余受而歎曰敬叔  
請非余不能知非敬叔亦無以知余之知也敬叔初  
與余相識時在錢塘西湖之上脩然山人處士日  
幅巾杖履往來南泉北嶂間或遇豪貴人供張其處  
耳如不聞目如不覩時雖不肯與余說詩時察其  
動作俯仰蓋無非詩也爾後來吾鄉州同寢食稍及  
詩事然非有所游歷及邂逅高人異境瀟散適意亦

不出一語余嘗評敬叔斯人有無故而餉之千金度  
正色能辭之故其詩自然與世故簡遠最後余來宛  
陵與敬叔益狎見其詩益多敬叔維世家金華而生  
長宛陵有先業之池臺足以備游眺有中產之田園  
足以供庖釀貧而不怨卑而自肆當戶門清休風日  
佳好兄弟壺觴硯席浩歌驩醉茂林幽樾之下無不  
足者以是其詩往往皆非無故而作必為人膾炙  
不厭莊周有言瓦注者巧金注者昏百里奚無爵祿  
於心故飯牛而牛肥豈不信哉敬叔亦嘗與余言吾  
人學詩如燒丹道人勞形內悅或能以餘力取給朝



暮若王公大人則不必待是而樂嗟乎敬叔之道信其至於足乎抑吾人之相知猶未之悉異時宛陵有李咸用詩種子孫世其業數百年雖負而衣冠蟬聯至今近世梅都官能詩猶貧至使人不敢踐其墓草敬叔勉之余旦夕歸剡源山中亦不敢廢故以求無愧於所為知敬叔者烏

顧伯玉詩文稿序

古之聞人能以文學華其躬而名於後世者豈獨繫乎人力之所成就亦其豪傑之見有以異於衆人而然乎予嘗怪今人好揣摩時材者靳吳士嗚呼彼直

見其居衍沃安紛華而無志於超觀遠舉以為士風適當然耳是然知其初吳之初有延陵季子以多聞博識能使齊魯晉邦諸國之名賢傾身而願從之文者有言子游輕千里而北學於仲尼仲尼之門游者累千人而子游為文學首凡東南之儒者班然名揚藝顯宜皆出於二人之苗裔烏故其流膏餘澤沾注吳士漢魏以來闕闕尤盛若華亭顧氏其一也顧氏起丞相雍子孫世世不墜清業其詳著於史牒余嘗客華亭聞所謂亭林野王讀書堆而願遊焉亭林之東數十里亦有顧氏之居東園而與余同太學屢為

之留連徃復如是二十年始識伯玉伯玉雖世居東園業成而科舉罷即大縱其學於六藝百氏之書浩浩乎慕為古文章而交於當世之勝已者以廣其識既而猶以為隘也會郡國以其名舉茂才異等則橐其書走燕趙間盡與其奇士遊遂遷見執政大臣將撼動之以太平經濟之累當是時年甚少氣甚銳視勳名爵位若不足致留滯未見省而亟翩然以歸諸公相知者頗極力羈縻之不可得人或為伯玉借伯玉曰我之為我未失也歸而益力學攻文章乃今叢編鉅帙間楚客之賦詞漢儒之論議唐賢之篇

什旬抄月纂已使人膾炙不暇令不止其可以名終身傳後世者距古之聞人何遠也士大夫懷居養安內無豪傑特起之見外無交遊廣博之助而望有所立其難哉惜予雖知出此而早衰多累年又加長不得從伯玉驅馳先後而相與觀德業之進則為深可愧悔乎

紫陽方使君文集序

日月五星晝夜與天錯行而雲霆風露雨雪電雹為之變化不測山起西北與水東南馳而外截為海介鱗羽毛齒角物果寶藏之美從而畜焉蓋其為物也

停涵盤薄鬱積之者厚則其周於用也不竭人之積  
氣蘊之為道德發之為事業而達於之言語詞章亦  
若是而已矣竊獨怪夫古之通儒碩人凡以著述表  
見於世者莫不皆有統緒若曾孟周邵程張之於道  
屈賈司馬班揚韓柳歐陽蘓之於文當其一時及門  
承接之士固已親而得之而遺風餘韻傳之後來猶  
可以隱々不滅近世以來乃至寥落散謬不可復續  
豈天地之教有時而不齊如適值其薄蝕震動傾陷  
漏洩之或然者耶故嘗考之自夫子之徒沒言道者  
不必貴文言文者不必兼道如此幾二十年迨新安

子朱子出學者始復不敢雜道於文子朱子沒其書  
大行最有力者建安真希元臨邛魏華父二公纂緝  
而彙緒之為精余生愈晚併不及識二公而每々私  
從諸老先生之嘗為其學者剽傳之戊戌乙亥間來  
錢塘始得熟從紫陽方便君遊使君生于朱子之鄉  
而於真魏二公書縷折銖校無復遺憾禮樂刑名度  
數之規天人性命智識之奧詢之靡不知之靡不  
樂一夕乃得盡其平生製作讀之熒々乎河漢之光  
華而陰明舒慘若有鬼神物怪先後而翕之也恢  
恢乎太山喬岳長川巨瀆之噴薄氛祲而龜鼈蛟鯢

豹犀虎象出沒震耀之不可狎也熙熙乎時春美卉  
平郊茂樹輿馬丰腴而衣冠靚侈舒眉酣氣樂聞歌  
謠之奏也嗚呼是豈非精氣之英統緒之會而諸老  
先生未盡之澤者哉余既墮愚雖幸許教於門而衣  
食經營有所不暇顧今江南舊德如使君之不一二數  
詩不云乎哉日斯邁而月斯征文不云乎雖無老成  
人尚有典刑是用疾首疚心願與同門者永永其傳  
焉辱諸生以序引請固不敢辭

### 恒莊詩序

客有言恒莊於余者曰縉山李侯德隆自其遠祖太

師公以勲業行義立家為北州鉅族事在史官名在  
天下士大夫天下士大夫識與不識尊稱之為縉山  
忠孝李家德隆又自用其敏介清填為時能臣而念  
先業之勤懼愈久且散其宗乃取旁近先塋之田若  
千畝命之恒莊使李氏為子若孫者世守之以圖永  
久不壞庶幾近於古之亢宗保族而能恒其德者乎  
余荅之曰李侯之世則美矣李侯之為是事則加美  
矣抑客亦知夫人之所能恒者乎夫人居土而生資  
土而養其沒也藏土以為歸先王知人之須是三者  
也於其居也裁之宅里於其養也界之田疇於其藏

也成之瑩域而賢有功德於人者又世々昨之國邑以酬其勞以勸其類然後人無賢愚貴賤皆得而恒焉後之人於是三者既皆其所自為有力者過於有餘而無資者遂至於無以濟其不給人之常情有餘之過不能無為不肖不給之久亦不能自制其命而必為賢於是惶々然或起於遊說或發於藝擊或豪或援或諱或藝干榮冒舉以求脫貧賤之厄其不幸而不得與得之而後失者則去窮民之狼籍無幾耳而惟禮法之家豪傑之士始僅能自以其志節表見於世故古之能恒以時而今之能恒以已今夫李侯

植身於瓊璧之林羅名於冰雪之府名言應經制事合法而方進焉於時以大試其道於是舉也聲氣盪家振戶率將合四方好義之士悉取縉山恒莊以為式則銷頽風扶善俗其於時政也不為無補豈獨亢宗保族私其德於李氏子孫而已客曰多哉子之言乎退而率其朋相與為衛歌以發揚李氏之美凡得古律詩若干篇而屬筆於予予綴緝前所問答之云以為李氏恒莊詩序

千峰洲倡序

故友謝羽臯嘗為余言唐詩人在江東者即最多不

過三四人而獨新定自元和至咸通間施處士扇吾  
方先生子李建州頻章協律八元之屬以十計余攷  
之信然豈其山繇水駛風氣踈爽士大夫得之而為  
清能靈解往々有非他郡所可幾及耶而恨平居以  
來不得擔簦累糧往從之游以縱觀其如何之為快  
庚子歲余在錢塘有携千峯酬唱過余朱墨伊優中  
取而疾讀之蓋皆新定諸公所作亦有與余江湖傷  
屋庠序之舊方其濯纓清流連鑣層雲雍容雅言優  
游燕歌固當他有汲々於今時之為者風霜搖落沙  
礫淨盡平生扳援馳逐之好一切不以介意乃相率

俛首從事於山川篇翰間一以逃喧遠累一以志形  
遺老寒暄榮悴囂寂禽畜卉木百物之變出沒於前  
憂愁喜樂窮達貴賤史冊古今之感往來於中一  
可與吾接而不得為吾累也何莫非詩之助者嗚呼  
快哉然如余言詩公之詩碩若倘然無所遇而作邪  
如唐人朝莫刻苦挾之以資身華世者也夫為詩不  
挾之以資身華世而倘然以清能靈解自適其不遇  
此正古仁人君子隱居求志之事而於唐人乎何誇  
惜羽臯不在不得反覆究極此論姑擴大畧題諸卷  
端而歸之

陸孟孫字士宗序

笠澤陸孟孫以其父命請於余曰陸氏幸甚得公為  
婿今者孟孫人幸得婿於公惟是孟孫年浸長矣而  
業不修懼頽其家且貽公慚願賜之字以教孟孫余  
謹為字曰士宗始蘇之族莫望於陸自三国至於李  
唐代有雋士其學行志業載於簡牘間班然偉矣迨  
乎近年資祿名第不為無人而不聞有以是族行於  
儒林者與微等耳而山陰之族遂名天下談者曰姑  
蘇曰腴而俗侈曰腴則其小人無耕鋤糞治之勞而  
不害得善禾俗侈則其君子偷而無遠心彼山陰也

壤多雄固槩流士生其間不耻無資而恥無名雖牛  
醫馬人之子知貴挾冊而歌唐虞况於舊族魯語有  
之息土不材瘠土好家茲非其證歟余以為不然土  
視其所居立身土之腴瘠何擇焉自余為尔家婿猶  
見褒衣而能清言者數公遠祖唐宣公之牒猶擯而  
藏諸廟宣公之祠于社歲時子孫陪祀猶於尔家取  
之今皆無矣更去之十年將愈無矣嗚呼孟孫之宗  
可不為寒心哉孟孫於嗣為嫡長禮謂之宗子吾女  
亦嫡長也獲承宗事孟孫其力務為學焉以為於所  
生以解談者之或毋隋

袁鈞字德街序

積物之力其初起於銖其輕易舉也銖而積之累百而至於為鈞則不勝其舉矣智者於此欲舉之不勞而知其力之所以然必程之以衡、舉鈞立而物之無窮可以坐致人之於德亦然人之與人其初並鄉而居同塗而趨循、然固相若也忽焉而為大賢無以異於物之積銖而成鈞人由此加積之旦、而程之而至於可以為堯舜欲程物之力而知鈞之無窮者衡也程人之所至而知人皆可以成堯舜者以息為之衡也濟南袁氏子鈞字德衡請文於余書此

贈之

史景正字序

南泉史君蒙鄉其族昆弟之字皆別以景既有字君景呂者矣年長學成而疑之以書求剡源曰是不慊吾志願有易也遂為易字曰景正而告之以其說夫物未有可必正者也必正之能正焉者寡矣惟人之心自其童蒙未有不正者也既而能言既而有識則既而無所不為不正者斯至矣然雖其所不正幸而有以治之已失者可使未遠而還不幸內有賢父兄外無良師傳資微氣薄功力不充茲其陷於棄人也



已尔吾他日握地下而得泉涓々然出竇穴間舒之  
為淪漣匯之為滄浪清可鑑而美可釀也放之數尋  
則又混而為泥沙鬱而為汚池湮而為糞壤草莽交  
之虫蛇興焉其不正於是然後積泉流之會為渠為  
溪為湖為江以達於海人心之初不愧於斯泉之清  
與美也世故之為泥沙嗜欲之為汚池利祿之為糞  
壤朋儕滅獲之為虫蛇草莽可以不惧哉聖人於易  
之蒙曰蒙以養正聖功也其象曰山下出泉蒙君子  
其務慎其出而養其止也乎哉年既長者德將愈加  
學既成者識將愈堅積其功趨而會於聖人之海元

難矣

陳處度字序

盈天地之聞凡其形之大小聲之重輕數之多少至  
襍而不能齊者必權之於度然亦有度之所不能推  
則又折而歸之于矩故有度以度物有矩以處度而  
天下之理盡矣豈惟物學者之於道亦然今有人處  
閨門易周也而不能推之於鄉黨處賓寮易嚴也而  
不能推之於昵近處窮約易持也而不能推之於貴  
盛處煩劇易決也而不能推之於閑裕處安樂易肆  
也而不能推之於患難諸如此類蓋必有縱橫曲折

旁通泛應而不失其度者烏大學論挈矩之道曰所  
惡於上毋以使下所惡於下毋以事上所惡於前毋  
以先後所惡於後毋以從前夫子年七十而始從心  
所欲不踰矩者其為不失之道也陳氏子矩字處度  
乞言於余書此遺之

王一初名字序

松江王君名一初既又名讀書之室曰一初而問其  
於說余、復之日予之名若字子皆自為之為之而  
不自知而他人何從言之且亦嘗推夫人名字之所  
由起乎人生之初一而已矣既而不可以無別也而

名生烏名之尤不可以無別也而字生烏既而其所  
居處其所服用其所交接游歷不可以無別也而名  
始紛、然而繁夫其初之一也而誰與約之其末之  
紛、然而繁也而誰與益之是非惟吾與子二人不  
能知雖有上智神識而何以言其然乎且又非其人  
之生者然也天地之間形色之類事物之故其生者  
何限一一而名之將不勝其名一一而言其然將不  
勝其言故姓氏一也今幾族井地一也今幾等曆象  
一也今幾家書契一也今幾法以至學陶之刑名伯  
夷之典禮伶倫之音樂岐伯巫成之醫藥卜筮與凡

百工衆業莫不各有本祖其初如此而今如彼是孰使之然哉且人非惟人事之變然也陰陽之升降古今之去來其淳其疵其成其敗如蜩蟬之化蛇虎之逝故者控持把玩不能須臾之久而新者已代之矣則其所謂一者何嘗可一而初安在哉虛無幻誕之徒乘其眩也遂欲悉取而屏之而索諸群言之外九州八極之表而世之儒者攻之愈堅守之弥力雖其說不必強所難通而遠自上古以來天地之所以立日月之所以明風霆之所以神江河山岳之所以流載近取吾人日用飲食之所仰賴更百千萬變而未

嘗不一者夫豈不可深言而况吾與子之所欲知乎於是王君憺然而咲撫然而踰曰吾問一初子併舉其極吾問名字子編語其類辯乎哉因書以為序

### 曹仲達字序

太學曹君之子和父字仲達居吳與余世好相善余為序所為達之義以諗之今夫鷄鳴而起日入而休人之起居偃仰勞逸榮悴閑於氣之嘘吸一日凡計乙萬三千五百息能和之者鮮矣幸而和則四肢百竅皆無擁塞窒滯之處疾病不興而安樂生焉此窮之達也親之長之老之幼之而道家具莫難於為上

寒暑飢渴豐殺之權不敢悍為莫難於為下喜怒愛  
惡予奪之欲不得肆焉惟夫不悍不肆處之得其宜  
則指揮唯諾節度惟適而情義諧洽此一家之達也  
為人子弟而撫之者順為人師友而接之者悅譽近  
而遠者聞身賤而貴者孚然後不求之祿非望之福  
踰都越邑而自至蓋有闔垣掃軌恐不免焉此一國  
之達也珠玉不市衡而光麟鳳不庭蓄而祥墮士不  
出里巷其治行故窮居而和其言則孚而化之可使  
為三代之倍盛行而和其政則尊而用之可使為三  
代之王此天下後世之達也達於一身古之人有行

之者嚴君乎費長房之類是也達於一家龐德公陳  
仲弓之類是也達於一國管幼伯李令安之類是也  
達於天下萬世伊尹周公孔孟之類是也仲達於此  
數者其何所從乎仲達曰吾將思之遂以為序

袁氏子字說

楠之屬於室也其為木至小而為數至繁，故易售  
小故易求然惟其直焉者為中楠也吾嘗居山見匠  
者之擇木得為棟者十難一二焉得為梁者十難三  
四焉將為楹為栝者十難五六焉至於楠宜若往  
而遇而積之反勞於他材輒疑而問之曰是尋常之

須再他日營大廈其用有數信於是者非踰都越邑  
累年歲而求之不可得蓋不惟直之貴而兼其長焉  
然後為美楠也故愛木者自其拱把而養之以至於  
楠既楠矣不敢使止於楠也蓋養之至於為栝為楹  
為樑為棟亦不止也蓋養之如皆不適用則有規而  
為應門像闕者取焉為明堂大室者取焉此非其材  
之異養之者至也君子之德藝亦然小進如大却群  
居如獨行拙於美成而工於持久怯於近名而勇於  
任重夫然後材堅器良行乎世故霜露之中出乎衆  
累斧斤之上不敗不傷引而伸之無用不遠矣袁李  
源命其子曰楠復取義於殷頌傳字云曰伯長余愛  
之歆有以助其養也為茲說以廣之

史昭父字序

人常言日中必昃以為世之用明而不能持久之喻  
余竊謂不然蓋日之行乎中天暉乎下土千萬世旦  
旦仰而不曩者正以其能中而能昃也苟使中而不  
昃則人得以窺其神而為日不既勞乎豈惟日大之  
於雷霆風雨霜露所以寄號令行惠澤者也然朝之  
烈者晝即收春之震者冬必藏何也被所為不數數  
於用者即其所以用也豈惟天人之精神智力不具

於不堪而惧於難繼故有聰如愚敏如鈍其初畧刻不能自給而日積月累沛乎其有餘在易之晉曰明出地上晉君子以自昭明德夫晉進也明出於地上其勢加進也以加進之明而其体四柔三剛、為客而柔主也用易者詳戒象於爻而嚴加辭於象使養之以柔而自立於昭若其明不出於勢而出於我陰多而不晦氣升而能卑噫嘻至哉而於序卦有言曰晉進也進必有所傷故受之明夷若之何日中之不昃而可以持其明乎鄉友史昭父名晉伯生於衮統之門而世鉛槧之業躬常布之礼余嘉其可以語易

也為序以贈之

王仲昭字說

三衢學者王君勲字仲昭詣余而請曰勲之幼也既幸受名於親長也又幸得字於友而未有命之以訓辭願序而贈焉何如余讓不獲則為仲昭畧疏其槩而聽仲昭自擇焉盖大人之居世未有無勞而食者也無勞而食者謂之惰民政之所非而刑之所不貸故於文力田為男自其勝耕也而皆與之一夫之產使之動搖筋骸以孝養其父母以活其妻子雖以舜禹后稷伊尹之聖而不得克於其初而况他人乎此

以耕稼為勲者也來耜既閑則業必有所馴筋力既  
疲則氣必有所滯於是有所射鄉賓介之講有千戈羽  
籥之示有誦弦俎豆之率歲時伏臘涖之學官錄之  
黨正而登其成者進之鄉老而列之士大夫此以肆  
習為勲者也責非君師而求學者聚於其門旌非官  
府而辨訟者決於其庭若漢末以來名賢貞士雖功  
烈不能暢於天下而一時遺風餘韻薰良伏暴扶頽  
起懦如江河之浸而澤之潤日夜長物而物不知此  
以教勸為勲者也德行道義也者人之根幹也言語  
詞章也者人之枝葉也枝葉之去於根幹遠矣然木

無枝葉無以庇其身人無詞章則亦無以養其德自  
有人類以來以迄于今紀載之事莫之或廢而千載  
之間行名之士精於言者皆傳大之以鋪揚先生典  
章禮樂之美而小之呻吟伊優以自娛其不幸此以  
著述為勲者也若乃為大丈夫而遇於世才足以行  
其所欲為計足以達其所欲謀從容廟廊而使四方  
萬里无枿楊扭械之辜淡笑邊陲而使三軍百姓無  
鼓桴烽堠之警其存也珪冕以迎之箠鼎以榮之其  
久也折常竹帛以旌之此以宦達為勲者也耕稼也  
肆習也教勸之于著述也勲之在我者也自昭其昭

者也宦達也勲之在人者也昭人之昭者也昭人之  
招者時於命、得而為之則得為之命不得而為之  
則不得為之自昭其昭者不待於命為之在我而已  
矣今之人窮歲年弊血氣以爭不可必為之命而已  
所得為者及若不暇為之嗚呼吾見其力之勞而不  
免於惑也仲昭智人也今而往其且將自昭其昭乎  
其將徐有所待以昭人之昭子仲昭曰吾謹喻矣是為  
序

十一卷終

戴剡源先生文集卷之十二

四明戴表元帥初

序

陳公輔字序

天下之器可以遠行者莫如車居而能制人者莫如  
弓然弓非矯之強莫得以成其堅徒車而無所翼亦  
不能以重載故古之君子擇義而名之取於弓之矯  
之、強以為弼取於車之翼之、重以為輔自其孩  
童知父兄師友之教也一噫噦唯俞罄折不敢自用  
也而必顧於禮其聞之於昭、也若有官府書之其

卷十二



為之於冥也。若有鬼神臨之，凡所以矯之而強其  
四也。自其達於政而可仕也，求之山川風土，因俗以  
廣其識，質之簡書詞令，才藝以弘其業，責之封疆兵  
革，要約以信其節。凡所以翼之而重其外也。內強則  
不至於失身，外重則不至於失人。大丈夫所為乎？居  
俯仰無愧，臨事從容有餘者，用此道也。今之君子，方  
其自為也，既不過於塗人，待其身及待其人亦僅々  
相與為塗人，無恠也。宛陵陳君名弼，字公輔，問其說  
於余，為畧考書名之義，而遂及於弓車之用。昔尹  
旁陽以弓射人，而知禮君子善之。王良耻為嬖奚御，  
而見稱於孟氏。公輔往而務其矯之於內者，慎其載  
之於外者，其於義也，思過半矣。

陳養直字序

學者陳生名規，靳於人之意，其圓也。其族昆，字之以  
養直，曰規，弓材也。弓材直，養直，疑之以問於余。曰：  
何傷乎？古之言規者，曰官師相規，曰沔水規。宣王人  
未有己不直而能規人者也。故規也者，以己之直，  
人之不直者也。仲尼崎嶇以行道而長沮溺，非之  
以矯規者也。西都之季，篡勢以成，谷永負禹說，諛於  
亂朝昏主之間，以容其身，以詐規者也。鬻拳洩冶不

勝區之諒許君以干禍以隘規者也范蔚宗柳子厚才高氣峭欲伸一二而喪其千百以亂規者也故已直而規之則其規行已不直而規人則其規毀若伊尹規太甲孟子規齊王汲黯規公孫弘韓退之規陽城規之善者也養直美資識嚴檢操是能顧其名矣是能直矣余得廣其材說於弓材之外以堅生之養大德丁酉歲後十二月朔日戴表元序

陳同與弟周字序

人雖甚賢所以待人者必有不能使之同人雖甚不肖所以謀己者必無不欲使之周余自涉事以來至

於今有見於斯理熟矣誠有一人焉能恢容博施於其躬之飢渴寒暑安危苦樂舉不暇乎自為而必使惠及以及人功足以善俗則天未嘗不與之名位祿壽而昌其子孫之胤故堯舜之憂勤而不私也以朱均之不數而猶百世不乏其祀禹之水功契之教績稷之農勞而配天皆數百年孔孟之皇々明道無一丘之勢以資其身而衮冕燕嘗至今為萬世師門思里蔭他姓莫敢望焉此豈區々褊心狹量之所能知哉穎川陳文忠公家禮法為宗大夫第一化其德者國稱忠臣家稱良子有遠孫羅田尹見其二季同周

於余而曰願賜之字而因以教之余與之交信乎其為仁賢忠厚之澤也謹為字同曰孟恢字周曰仲博而推名之以人情天道之說庶幾休風慶譽勿替引之以期于求以莫墜云

字三友序

五行之近民用莫如火彼木金水土皆出於自然惟火也人為之雖人為之而亦出於自然古之人當其時也則然新火而後始飲食火之不新蓋自五季以降不以為怪矣學者安於舊弊而不聞先王之法此其一也字舒然以新之易之象曰風雷益吾嘗觀於

風其順於物而動者皆益也其不順於物而動皆損也惟雷亦是風雷之於物有二道也君子觀其順之道而從之則為迂善觀其不順之道而違之則為改過然善與過豈有能自知哉吾若求益也而入於損吾若求損也而入於益在擇之而已矣自董益之以擇善天下無有生而貴者也自古之聖賢舜禹伊呂皆起於隴畝耕漁之流當其窮時未有不以所事在位而貴者也孔子之法曰畏大人居是邦不非其大夫而孟子曰彼趙孟之貴非貴也我仁義之貴良貴也斯言也非孟子而言之則涉於傲安有傲而猶

得有貴於己者乎雖然若孟子之道則不可以不守也字吳良貴以守道

陳景惠諸子名字序

儒者陳景惠氏自其嚴君積德攻文以良聞于鄉里鄉里同業輩行若後進生往持所售名荐書齒仕籍獨齟齬不偶而天昌其家景惠遂有丈夫子七人皆明嚴整飭良種幾未墜云一日以名字請余為二名繫之於良而各為字以訓之曰汝良合莫雜於群玉群石而潤於石蘭群卉而潤於卉其類不可遠其自處不可不嚴也字良合以孟嚴曰汝良會事

當其時之可謂之會然知時之可而不知理之可則入於晦暴虺憑河有不顧而為之者彼其心一時亦以為可也字良會以仲理曰汝良全人之受身於父母耳目四體之與其心俱不可妄也耳全於聰故不妄聽目全於明故不妄視手足與心各全其職故不妄為字良全以叔受曰汝良俞古之君子重然諾然者然人之言諾者諾己之許而其最著於經傳曰唯曰俞唯者惟於己而有所悟俞者喻於心而無所感今之君子意然而言色然而許而望其能自信人無有也字良俞以季信曰汝良僉自大聖賢不敢以

胸臆明智自用每見一謀必傳盡於衆言之僉同而後出之窮閭白屋之士橫經以待問懷珍以求聘而曰我能為人決大疑發大政吾知其必有以得此也字良僉以季博曰汝良戒柳下惠之居魯謂之和可也徐邈之居魏謂之通可也他日君子考其本末之實而以介歸之字良介以季實曰汝良企白圭企禹而不至於禹燕噲子之企堯舜而不至於堯舜豈獨不至去之益遠惟七十子企仲尼雖不能至而去之不遠則學與不學之分也字良企以季學訓畢七丈夫子者請書於櫝因書以遺之

### 陳氏三子字序

剡士陳子得名其三子曰模楷格而請字於余曰曰是三名者其義一也傳曰膏梁難正夫子弟之難正豈獨膏梁哉余類年浮沉客徒所交游天家子不一有見狗馬聲色而悅有見貨玉章綬而悅有見宮室輿御而悅號稱賢者不過見吳書吳服古器玩而悅無有恂然謙顏急辭而能行儒生學士之事者越來山中氣象朴野前數者之疑幸且不接于目而謬用其心者猶不少也陳氏之子耽儒而好礼是能正矣模也者正之始也字模曰伯正木無楷不能器人

無學不能材舜措堯禹措舜七十子措仲尼古之人  
皆然字楷曰仲學、欲博、則不能皆正學欲約、  
則不能必正於此有道且學而且格之格也者所以  
一子心也字格曰叔一三子益往而各思其義也哉  
雖然居是家而無以正其子弟非良父兄也居是鄉  
而無以正人之子弟非良士也余與子得亦盍交自  
勉焉

趙氏二子字序

仲尼於春秋諸國非主齊則主晉成季之在晉猶夷  
吾之在齊也然仲尼以功許夷吾言不及成季何也

夷吾之功及天下成季之功止於其國他日謂齊桓公  
正晉文公譎亦猶是也由求子貢之才邁曾點遠甚  
舍瑟言志悠然累十言造契聖人之懷亟稱與之至  
終身所成就竟亦何敢望由求子貢故以成季之智  
而能擴之以弘毅曾點之志而能斂之以平實則為  
全才盛德無復遺憾是皆不可以無學也上饒趙氏  
以丈夫子長勲字伯成次點字仲與請為訓辭書此  
遺之

曹氏四子字序

易之道無不亨者也易為憂患作而能無不亨何也

易有亨不亨而易之道無不亨也今夫人有生而見  
與於天者天亨之有至而見與於人者人亨之夫我  
之道欲亨而天與人交亨之豈非我之大願至於道  
不可期而天與人或不見與則如之何若是者我必  
自亨之故命之有亨有不亨在天在人而道之無不  
亨者在吾太丘曾君士間取易名其四丈夫子皆以  
亨且既皆有字而質其義于余、前四子者而諗之  
曰來震亨字子以德修震於易為長子為動為惧為  
長子重任也動而惧危道也任重而危人何賴焉古  
之人於此不恃無惧而恃己之有德周公之東山也

而赤鳥几、仲尼之陳蔡也而調琴自如修德故也  
來賁亨字子以文剛賁之体中柔外剛而飾以文夫  
苟中柔外剛而飾以文君子何貴焉彖易者戒之若  
使之以柔文剛不若主柔而文之以剛於是体不挽  
於內飾不虛于外而文以成來謙亨字子以先益天  
道之不可過莫若謙、也者欲人損有餘而益不足  
王公損驕各故能以當貴光其家士君子損狷嫉故  
能以貧賤光其身來復亨字子以善初人之初無有  
不善雷靜而伏於地中其氣益、然及動而震驚擊  
搏物有病之者矣性之於情猶是也故曰為善者務

要求復其初曹氏之四丈夫者為人子者也為人兄  
若弟者也今而為人子者他日為人父者也為人子  
若弟者他日為人臣之道也為人兄若父者他日為  
人師為人長之道也四丈夫者處其義則思慎其躬  
慎其躬則思稱其名則思亨其道乎哉

唐氏十子字序

相臺唐氏一門十男子其鄉大夫紫山胡公命之  
皆名居字元若曰元善也人之居不同而同歸于為  
善云尔余考傳紀元非徒為善而已也蓋於事之序為  
初物之數為一而人之體為首若是乎其尊而孰能

踰之今試驗之於君之鄉群然朝而同遊暮而同休  
者孰非吾等夷儕輩也而有一人焉能修飾頌籍為  
善人君子之事則衆必交相推異耻其身若不敢與  
齒何也彼為善則我亦莫能踰之也為善於一鄉一  
鄉尊之莫能踰為善于一國一國尊之莫能踰為善  
於天下天下尊之莫能踰為善於千萬世千萬世尊  
之莫能踰亦猶是也雖然彼為善者非徒曰能善其  
名字而尊也而為善者無有不得善其名字是道也  
雖文王周公不廢豈惟文王周公古之人其子之最  
貴称元子卜用元龜筮用元日員用元士冠用元服



凡物之可以顯其善者無不用也天下之民族亦無別生分類若垂禹臯陶伯益之倫僅始得稱才子而稷契朱虎豨之八遂目之為八元嗟乎唐氏之子亦務尊其名字而使人無以踰之哉按十子海鹽使君者五曰居仁字元壽曰居吉字元大曰居敬字元讓曰居約字元博曰居礼字元恪提舶君者二曰居安字元靜曰居謙字元益南城令君者三曰居簡字元可曰居信字元諒曰居貢字元實三君者方以才名器業顯揚於時余既諗而嘉之其往而益厚基構綿礼遜隆賓遊使此十元者虚心而強學傾名而思

義居則不失俱為良子弟出則相望俱為名鄉賢大夫他日因史書之儒林譜之三河衣冠世家遂將推唐氏為稱首不亦可乎余於紫山公之言非敢益也直衍其遺餘焉耳

### 凌氏二子字序

安吉二凌長愈次懋其父官宣城時招余館中所教學徒也既有字之彥道彥德而未加以訓詞及是乃來請於余而告之曰噫尔愈尔冕、昂、欵為韓者耶為韓有四難起孤窮得官遇當盡言不懷祿當盡節不畏死勇難無師資之素遺言絕學徑詣聖處

敏難知逆順謂叛鎮為必不可宥明同謂外教為必不可殺介難與人交無怨仇而平生所受思必酬厚難是四難者在同時同輩中行之不能一二而韓子金之是非有見於道不尔也而世人但以文求韓遠矣噫尔懋尔天下之物無不求而至天下之業無不為而成故富貴貧賤所以朝暮焦勞其筋力不同而同志於得然而不能皆得也惟德之在人其為物甚良業甚精其得之甚不難而人未有求而為焉此不懋之過也今夫仁始於不忍欺孩童及其懋之也至於為堯舜之博濟豈始於耻穿窬及其懋之也至

於可以為夷齊之讓國今驟焉語汝以堯舜夷齊之事歎然誠有所未暇而不忍欺孩童與夫見穿窬而恥者人人之所可能也夫道務於為韓之勇敏介厚而不專於文德務於人；之能為而可以至堯舜夷齊之仁義人之歆納忠於二子者寧復有加於此乎二子顧其名若字而無負余之言哉

朱使君七子字序

廣信朱使君以德世其家有大丈夫子七人既皆取德為名繫之以曰懋曰輝曰容曰成曰潤曰明曰覺且既皆以伯仲叔季得字曰昭曰剛曰大曰振曰溫

曰俊曰裕而未加之訓詞容剡源戴表元乃為考據  
名義本使君之意為詞以序之山木之脩然其既成  
村也人知之其寒暑之所望日夜之所息不得而窺  
之德之長於身其昭也人知之其懋也人亦不得而  
窺之伯昭其懋哉乎曰行乎中天人日見之而  
日其輝如新豈非以剛故耶人之輝其德亦然剛  
純者名極剛雜者明微最下無剛惑矣仲剛其輝  
乎哉海容瀆容湖容谷故大賢容小賢大才容  
小才德之優劣於容之多寡稽之叔大容乎哉物  
之成實風振之音之成樂磬成之并成禮曰振動之

拜師成列曰振旅之師德之成尤不可以不振也叔  
振其成乎哉玉在石中其德溫而山不枯君子  
取象焉溫乎其性以潤身溫乎其文以潤國溫乎其  
改以潤物溫為質潤為華也叔溫其潤乎哉毒莫  
惜於察淵無智莫窮於數眉睫明於大者小固有所  
遺也故書稱克明俊德俊之為言大也叔俊其明  
乎哉土寬者裕於耕資寬者裕於商才寬者裕於行  
德寬者裕於藏季裕其寬乎哉序七大丈夫子者  
肅然而興聳然而思請書其詞於冊以蚤夜覘者無  
違義方云

張訓之字序

襄國張氏子嚴既受其名於親不敢一日忘也而字  
莫能定其友王成父欲字以訓之若曰嚴其親之訓  
云尔而不遠數千里來諗於予曰可哉按訓之為  
言古箋傳家皆釋為順以行美以立順其為人  
也殆庶幾乎姑以人事切近言之目不敢睇非道之  
色耳不敢聽非禮之言足至於不敢履鬮手至於不  
敢下帶此一身之嚴也父坐而子立兄行而弟隨夫  
語而婦諾此一家之嚴也推而至於嚴交際則行必  
執贄見必脩容坐必正席語必儼顏又推而嚴於官

學則辨必援經取必領義諫必守禮刑必據律嚴於  
祭也必齋嚴於戰也必誓嚴於婚嫁也必婚必幣嚴  
於聘享也必賓必介凡此皆所以為嚴之目也行之  
既久執之彌熟則血氣和平而災害不生儀情純習  
而悔辱自寡天下之言順亦無以加此矣成父婦語訓  
之好多談西北自古多奇男子之鄉有堯之遺風  
焉迨於近世如宋廣平元魯山猶磊落今人歆重訓  
之顧其名若字而就有道者正之哉

道上人字蓬源序

事之發必有原故地之高平曰原物之可復言之可

述情之耳矜亦皆曰原取其動之善而不失其初也  
學者之於道亦然人之生天莫不與之以口目耳鼻  
百骸四體之屬曰身主其身有知覺而能動者曰心  
心之動之：初其原皆係於仁義曰性動而不失其  
初之原耳不能使越仁義而聽目不能使越仁義而  
視口鼻手足百為皆不能使越仁義而動以至達於  
事物發於禮樂刑政著於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  
之別而散於陰陽日月星辰山川草木之運曰道  
之所以不可一日離於事物人之區：之身所以能  
參天地變化而為三才蓋以此耳故學道者貴於逢

源逢之如何逢之仁義而已矣人之心初動於仁義  
之原能擇之精守之堅勉強而皆逢者則為大賢君  
子逢之自然不待勉強者為堯舜力不能為惡時遇  
一而不能精擇堅守為中才愿人強者隔於血氣弱  
者陷於嗜慾昏冥終身不能一逢為下愚不肯為桀  
紂為禽獸無足數矣斯說也由孟子以來不廢而為  
佛氏者曰性不可失其初是也若心則惟恐不滅蓋南  
湖道上人之字曰逢源余嘗與之言其義而疑之上  
人曰今吾教行將仁人不失其性而起其心不私其  
身將舉國而為善人雖官府可以不設而君何疑

乎嗟夫上人為上人之學鷄居龜引於山林間以其  
說身行之清齋寡求屏絕世故何患不得為善而吾  
之云々則稻梁藥石衣冠琴瑟可以通行四方公傳  
百世而無厭者也且道無二原子不可以為余之逢  
使我而慕上人之逢亦勞矣而上人冲虛秀朗內練  
精善於諸問學併通轉注然能將之以靜絕無絲毫  
浮佻險詐之氣雖不垂紳約屨吾知其深於逢矣故  
詳為之言以導其名若字導之猶有所未喻也則還  
心難冀歸上人他日數稱太章其學與上人遠甚亦  
以示之何如

### 陸原章字序

物之麗乎文者皆曰章倬彼雲漢為章于天其在水  
清濁錯而成文曰漳水在玉器合而有文曰璋玉在  
木理合而有文曰樟木其在人為士而有文曰文章  
首有文曰章甫之冠身有文曰章服然皆以文其外  
夫為文向外之不止將令人輕學而文亦有時而渝  
虎豹之炳然具存也人畏其威其獲之也猶愛其皮  
君子之為文章者耻之然使非虎豹而生蒙其皮則  
不若是畏愛之矣故君子資質々也者所以出其文  
章者也甫里陵氏世賢而材余因家子少年子名元

章請字余為字曰士質

送袁伯長赴麗澤序

人之居世自其身之起居寢食與其家之指揮洒掃  
推而大之為官吏而受人之氏人為師儒而受人之  
子弟無非事也人自幼少強壯而至於老日而學  
之凡以求無愧其事而已未有當曰我不能而姑止  
者也而今之君子率習為之辭曰我學治其身治其  
家猶未之能也而安能治人此說行故賢者得成其  
謙而不肖者亦以容其偽及乎人不得已而取之則  
謙者退處偽者售焉此甚非君子之通法也蓋往者

銓格以科第高者為郡博士吾鄉之先生長者史文  
惠袁正獻沈端憲之後於格當得者皆辭遜不受而  
寧求他官他官之難不優於郡博士而為之者以為  
皆以不能而不為則勢所不可故隨其資就其力且  
為而且學之耳余年未三十以新進士謁天官於格  
亦當得郡博士而不敢辭避不就當是時家有老人  
須祿以養余性尤不通吏事勉強文墨議論間且為  
而且學之亦先生長者意耳迨來又二十年居閑散  
放無絲髮進益時、回思前事令人面熱汗下今袁  
君伯長與余同郡同業懷麗澤之牒當行已久而不

肯決曰為長於麗澤師儒也其任異時與郡博士  
等而東萊公之闕里也吾趨起焉余曰因也然吾伯  
長當學為其事而求無愧者也謙而非偽也東萊公  
之學又史表沈諸公之所同者也必不可已則當且  
為而又且學之者也伯長持身有士行居家有子道  
天資高妙文章博聞廣記尤精於史學近復貫穿經  
術他如琴書醫藥諸藝深得其理發多君子至必皆  
急從游之者余故人王及弱御史無恙其今紹而請  
焉元貞乙未春十日剡源戴表元序



